

全球化下的台灣文史藝術計畫

「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成果報告書

計畫主持人：江寶釵教授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聯絡電話：(05) 272-0411 #21601

傳 真：(05) 272-4916

地 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計畫起迄時間：2008 年 01 月 0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全球化下的台灣文史藝術計畫

「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成果報告書

計畫主持人：江寶釵教授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聯絡電話：(05) 272-0411 #21601

傳 真：(05) 272-4916

地 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計畫起迄時間：2008 年 01 月 0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目 錄

全球化下台灣文學鄉土的演繹／衍義.....	1
一、研討會的宗旨與重要性.....	3
二、「黃春明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7
三、論文摘要.....	13
四、議事規則.....	38
五、與會學者簡介.....	40
【文學與電影改編】	40
【專題演講】	42
【開幕式】	43
【第一場】國際論壇	44
【第二場】本土與原鄉	45
【第三場】移動的現代性	47
【第四場】寫實現代性	48
【第五場】互文性與改編	49
【第六場】歷史、社會與地方	50
【第七場】國族與後殖民閱讀	51
【第八場】性別與後殖民閱讀	52
七、工作人員名冊.....	55
八、會議照片.....	57

九、相關文宣.....	61
十、媒體報導.....	65

全球化下台灣文學鄉土的演繹／衍義


經典人物黃春明的跨領域對話

一、會議名稱：


2008第三屆經典人物—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主辦：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三、合辦：

 教育部


 文建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台灣人文研究中心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系

四、時間：

座談會：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研討會：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

兒童劇演出：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下午七點三十分

五、地點：

座談會：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行政大樓四樓國際會議廳

兒童劇演出：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一、研討會的宗旨與重要性

(一) 會議目的

自解嚴之後，本土研究興起，台灣文學研究蔚為潮流，各種研究成果紛紛出爐。其中，作家作品分論者最多，如林幸謙《生命情結的反思：白先勇小說主題思想之研究》；屬通論者有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單篇刊於《聯合文學》)等；屬斷代者有許俊雅《台灣日據時期小說研究》；類型分論則有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灣新詩發展史》；以文學的時代類型分，則有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如翁聖峰《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以文學社團分，則有《現代文學》雜誌、「南北社」、「笠」詩社、「藍星」詩社等等的相關研究；以思潮之興替分，則有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乃至八〇年代的多元化研究；以族群分，則有原住民文學、客家文學、閩客文學研究；以作者型態分，則有民間文學之採集、整理乃至調查與研究，如台中縣、彰化縣語故事集與民謠集之出版。至於研討會、演講、座談之主辦，尤不勝枚舉。在看似團花錦簇之各鄉鎮閩南語、客下，實則不是「濫習」這些產自這片土地的故事，往往都是第一次重新正視台灣文學的重要和價值性。

(二) 作家黃春明能單獨作為研討會主題的說明

黃春明係台灣文學裡重要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富於故事性，而且往往植根於他的家鄉，宜蘭羅東。他善於掌握鄉土人物生活的線條，突顯他們卑微中見高貴的情操，在眼淚中見微笑。小說中呈現庶民簡樸的生活空間，處處聞得到的泥土味，充滿草根性的人物與事件，生動活潑的地方語言的呈現，在在都使得他被稱為鄉土文學作家。而這個鄉土文學作家，卻曾在〈小琪的帽子〉、〈我愛瑪琍〉裡長驅進入都市資本主義，而且，非常熟悉現代媒體的「場面」，經常看得到運用得宜的電影映象的手法，這也使得他的小說備受影人關愛，如〈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莎啞娜拉再見〉、〈我愛瑪琍〉等皆拍成電影。在七〇年代台灣社會自我追尋的潮流中，黃春明的文學跨界電影，成為台灣新電影的重要代表作。近年來，黃春明辭去廣告公司職務，致力於兒童題材的創作，撰寫童話故事、創作兒童撕畫、編寫兒童劇本，協助宜蘭縣設立蘭陽兒童劇團，同時更及於本土語言之復健工作，現為吉祥工作室負責人，並主辦《九彎十八拐》雙月刊。

臺灣知名作家中，如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柏楊、李喬、黃娟、白先勇等人，均已辦過一次或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黃春明，中國已為他辦理「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

會」，無論是作品的質與量，或者其個人的社會踐履等各方面，黃春明均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有鑒於黃春明的重要性，在教育部顧問室支持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系、國家台灣文學館將於共同辦理「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五月二十三將在台灣大學舉辦「流動的時代，不朽的鄉土」座談會，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將於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校園舉辦研討會。

在七〇年代台灣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中，台灣社會自我追尋的潮流風起雲湧，告別六〇年代向西方學習的現代主義潮流，開始關注自己立足安身的「鄉土」，尋找認同。但這「鄉土」卻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分化為陳映真所代表的中國意識，以及葉石濤、王拓、楊青矗所代表的台灣意識。最後，在反對黨的抗爭運動，以及一連串環保、女性等的弱勢族群運動中，進入八〇年代，激湧為本土化的潮流，本土論述在「社區總體營造」中落實，復經由八七年解嚴的「解」構威權體制，眾聲喧嘩，九〇年代末，全球化的浪潮加劇，台灣的農村深受跨國經濟的衝擊，「鄉土」轉出不同面的關懷。黃春明經歷了、並活躍於每一個時代的階段。由於「鄉土」為黃春明創作的起點，也是他創作的核心價值，因而本次研討會的主題便以「全球化下台灣文學中鄉土的演繹／衍異」為主題。在跨領域、跨文本、跨文化、跨國際的目標下，邀請韓國、日本、加拿大、美國、中國大陸、台灣本土等不同區域的作家、學者、導演、詩人、影評人，如王童、萬仁、許悔之、黃建業、聞天祥、林鎮山、柯慶明、陳芳明等，會聚一堂，將「黃春明」這個經典人物與作品，分別從小說、詩歌、評論、戲劇、電影、翻譯等，進行多角度的閱讀，共同為黃春明文學的經典化而盡力。

（三）從作品的討論見黃春明研究的重要性

1962年第一篇作品〈城仔落車〉，在林海音主編之「聯合副刊」嶄露頭角，也是《文學季刊》上代表性的作家之一。¹黃春明持續一直發表作品，努力不輟。

黃春明的小說，富於故事性，而且往往植根於他的家鄉，宜蘭羅東。他善於掌握鄉土人物生活的線條，突顯他們卑微中見高貴的情操，在眼淚中見微笑。小說中呈現庶民簡樸的生活空間，處處聞得到的泥土味，以及充滿草根性的人物與事件，生動活潑的地方語言的呈現，在在都使得他被稱為「鄉土」文學作家，高天生在《台灣小說與小說家》裡甚至說，黃春明開創了鄉土文學新紀元（台北：前衛，1985）。而這個鄉土文學作家，

¹ 參考「當代文學史料系統」。

卻極度熟悉現代媒體的「場面」(scene)，經常看得到運用得宜的電影映象的手法，這也使得他的小說備受影人關愛，如〈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莎喲娜拉再見〉、〈我愛瑪琍〉等皆拍成電影，幾乎是最受電影人青睞的文學人。黃春明的文學跨界電影，成為台灣新電影的重要代表作。

臺灣知名作家中，如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柏楊、李喬、黃娟、白先勇等人，均已辦過一次或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余光中也在籌備中，反倒是黃春明，中國已為他辦理「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台灣，卻還未見到相關的研討會議的舉辦。而黃春明，無論是作品的質與量，或者其個人的社會踐履等各方面，均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確有討論的必要。

(四) 規劃主題暨其重要性

由於「鄉土」為黃春明創作的起點，也是他創作的核心價值，因而本次以「全球化下台灣文學中鄉土的演繹／衍異」為主題，擬將「黃春明」這個經典人物與文學、戲劇、電影等，作跨領域的閱讀。

在七〇年代台灣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中，台灣社會自我追尋的潮流風起雲湧，告別六〇年代向西方學習的現代主義潮流，開始關注自己立足安身的「鄉土」，尋找認同。但這「鄉土」卻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分化為陳映真所代表的中國意識，以及葉石濤、王拓、楊青矗所代表的台灣意識。最後，在反對黨的抗爭運動，以及一連串環保、女性等的弱勢族群運動中，進入八〇年代，激湧為本土化的潮流，本土論述在「社區總體營造」中落實，復經由八七年解嚴的「解」構威權體制，眾聲喧嘩，九〇年代末，全球化的浪潮加劇，台灣的農村深受跨國經濟的衝擊，鄉土轉出不同面的關懷(見下文)。黃春明經歷了並活躍於每一個時代的階段。因而，面對多變的台灣歷史，吾人遂以下列各個主題展開徵稿：

1. 全球化下黃春明與台灣鄉土文學、電影的反思：全球化是否為「雇用工具」、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手段對他國的征服？全球化隱含的宰制性的「同一化」、「標準化」的趨向，是否激起「在地認同結盟」(邱貴芬語)的欲望，將與以黃春明為代表的鄉土文本產生何種對話？
2. 性別與後殖民思潮：探討後殖民視野中，重讀黃春明鄉土書寫、國族意識，以及女性意識之發展。

3.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黃春明文學中的鄉土：討論鄉土城市化後被污染的異質空間下，人際關係的疏離與人存在形態的異化。如〈我愛瑪莉〉裡被跨國資本主義宰制的台灣中產階級，以及〈青番公〉中的生態環境意識。
4. 台灣文學史中的鄉土演繹／衍義：從通史的角度觀察台灣文學中的鄉土的不同轉變，探析其所以轉變的原因。
5. 歷史、社會與地方：特定台灣時空下的台灣鄉土意識的凝聚，並探討其所以凝聚的原因。
6. 文本、文化與翻譯：全球化下，文本／文化的翻譯勢所必須，黃春明亦是台灣文學外譯卓然有成的少數文學家之一。因而，本單元特別邀請具黃春明翻譯經驗或實際從事黃春明文學旅外的台灣、美國、日本、韓國的學者參與論述與「對談」。
7. 文類的跨界書寫、改編、比較研究：黃春明的散文、評論、小說、記錄片、電影與戲劇。

由是可以活絡台灣文學的思考，透過討論，建構認同。

二、「黃春明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全程(含座談會)共計九場

座談會：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文學與電影改編」——不朽的鄉土，流動的時代？			
時間	主持人	座談人	
14:00	柯慶明	王 童 (導演)	
§		萬 仁 (導演)	
		聞天祥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兼任講師)	
		黃建業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講師)	
		17:00	許悔之 (著名詩人、《聯合文學》總編輯)
		林鎮山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研究系所教授)	
	江寶釵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長)		

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行政大樓四樓國際會議廳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名稱&主題	時間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及論文	特約討論人
報到	08:30 ~08:50	30分		
專題演講	08:50 ~09:30	40分	陳萬益	黃春明：小說、地方與影像
	09:30 ~10:10	40分	鄭邦鎮	陳芳明：黃春明與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文學
開幕式	10:10 ~10:50	40分	江寶釵	作家 黃春明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鄭邦鎮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陳芳明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陳萬益 國立中正大學副校長 戴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長 石元康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主任 謝明勳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研究系所教授 林鎮山
中場休息	10:50 ~11:00	10分		休息
第一場 國際論壇 (美、日、韓)	11:00~ 12:20	80分	陳芳明	Sophie Marie Rollins、江寶釵： Missing the Mark: Chinese-English Name Translations 田中宏、楊智景：《莎啞娜啦·再見》中的台/日人 全炯俊：由兩個女性的歸鄉所考察的故鄉含義：黃 春明的白梅和黃哲暎的白花
午間休息	12:20 ~13:40	80分		午餐

名稱 & 主題	時間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及論文	特約討論人
第二場 本土與原鄉	13:40 ~15:00	100 分	劉亮雅	張東天：黃春明小說和改編電影的空間描繪比較	劉亮雅
				葉雅玲：塵封的黃春明文學漫畫《石羅漢日記》——兼論文學媒介與作家創作的互動 吳敏：從小說到電影——韓、台現代化進程中的小人物敘事	孟樊
中場休息	15:00 ~15:20	20 分	茶敘		
第三場 移動的現代性	15:20 ~17:00	100 分	李瑞騰	戴華萱：成長主題的跨文類閱讀——以黃春明為例	李瑞騰
				陳惠齡：對鄉土小說焦距的校準——論黃春明《放生》與鄭清文《天燈·母親》的後農村書寫 徐秀慧：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的天方夜譚——形影孤單、漸行漸遠的說書人黃春明	蘇碩斌
中場休息	17:00 ~17:10	10 分	休息		
第四場 寫實現代性	17:10 ~18:20	70 分	陳昌明	林鎮山：榕樹與竹園——再會黃春明的原鄉婦老	陳昌明
				陳建忠：神秘經驗的啟示與鄉土倫理的復歸——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間、神鬼與自然	崔末順
學者晚宴	18:20 ~19:30	70 分	晚餐		
想／餐戲	19:30 ~21:30	120 分	劇名：小孝子不是大騙子（黃大魚兒童劇團） 說書人：黃春明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星期日）					
名稱 & 主題	時間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及論文	特約討論人
第五場 互文性 與 改 編	08:30 ~09:40	70 分	林鎮山	張惠嵐：從文本到互文：自我表述策略的另類敘事——以〈看海的日子〉為例 臧汀生：文章寫真之道貫古今——以「禮記」〈不食嗟來之食〉、唐代傳奇〈馮燕傳〉與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為例	江寶釵
中 場	09:40 ~09:50	10 分	休 息		
第六場 歷史、社會 與地方	09:50 ~11:30	100 分	何寄澎	蔡振念：黃春明小說中的象徵 黃文車：黃春明小說中的民俗書寫 廖淑芳：鬼魅、消費與往來——試析黃春明小說中的鬼敘事	何寄澎 游勝冠
午間休息	11:30~ 12:40	70 分	午 餐		
第七場 國 族 與 後殖民閱讀	12:40 ~14:20	100 分	彭瑞金	Terence C. Russell: Systemic Violence and Redemption: Huang hunming's: "To the Warriors!" 陳國偉：借火攻火：黃春明小說中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位移 黃儀冠：想像國族與原鄉圖像——黃春明小說與台灣電影之改編與再現	邱子修 彭瑞金
中場休息	14:20 ~14:40	20 分	茶 敘		

名稱&主題	時間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及論文	特約討論人
第八場 性別 與 後殖民閱讀	14:40 ~16:20	100 分	梅家玲	邱子修：「庶民」的兩難與抉擇：黃春明小說的女性／後殖民意識	梅家玲
				李佳盈：從後殖民的角度探討黃春明小說中的風塵女性形象 朱玉芳：非「童」兒戲——以敘述學觀點看【黃春明童話】	林芳玫
專題討論 暨 閉幕式	16:20 ~ 17:00	40 分	戴浩一	江寶釵 啟發 黃春明 感言	林鎮山

三、論文摘要

Sophie Marie Rollins · 江寶釵

題目 : Missing the Mark: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ames into English

In their prefaces to Huang Chun-ming's *The Taste of Apples*, both Huang himself and his translator Howard Goldblatt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texts into English, a radically different language used by cultures widely divergent from that of rural Taiwan. Goldblatt specifically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ng Taiwanese names, the issue on which we will be speaking. He states: "My rule of thumb has been to translate only nicknames. Some of these names may seem cruel, but in fact the acknowledgement of physical disabilities is common in rural Taiwan... I have occasionally slightly altered the spelling of a transliterated name so that the same names do not recur to confuse the reader (in Chinese, the different written characters obviate this problem)" (Huang xi).

In this passage, Goldblatt brings up several major issues a translator is presented with when attempting to translate Chinese names into English, and transliterated names into Latin characters. The problem of first-language interference is extremely difficult – perhaps impossible – to overcome, perhaps especially when cultures as different as Chinese and Anglophone cultures are concerned, and that interference can make transference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character (or text) far mor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As Walter Benjamin writes 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t is plausible that no translation, however good it may be, can have any significance as regards the original" (Illuminations 71).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names, it is certain that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name can not be hoped to convey the complex layers of meaning carried by the original. Chinese names carry complex significations, literal as well as cultural ones, reflecting for instance the wishes of the named individual's parents' regarding the child, and may refer to historical, literary or mythological figures, just to name some of the layers of meaning at play. All of these things simply cannot be conveyed to a Western reader through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a name, particularly as most Western names carry very little literal signification and very kinds of cultural meaning. In a way similar to that in which the Greek word "pharmakon" is demonstrated by Derrida's in "Plato's Pharmacy" to be aporetic, capable of being translated in multiple and not necessarily consistent ways which do not convey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names, wh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carry multiple meanings which a Western reader with little or no knowledge of Taiwanese culture will be unable to grasp

while reading Huang's work. In the story "The Drowning of an Old Cat," translated nicknames such as "Cow's Eye" and "Red Turtle" convey little meaning to most Western readers, since on one hand those readers are simply too unfamiliar with Taiwanese culture to grasp even a few of the various levels of significance of those nam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labor under the Western tendency to read such names as descriptions of the person's character.

The issue of cultural interference cannot be overstated. While some Western women are given names that are singular nouns with immediately-grasped meaning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speak, this type of name is in the minority, and even fewer men are given names of a similar type. When confronting Chinese names that have been translated, like the nicknames given in English to Huang's characters by Goldblatt, I believe most Westerners have a tendency to associate those names with the feminine – these names thereby are associated with weakness, silliness, and inferiority. Americans in particular (though many Western Europeans as well) are nearly always on some level reminded of American Indian names, which are also descriptive (for example, Sitting Bull, Little Bear, etc) in a way that is almost never the case with Christian names. It has generally (though not always) been the case that those Native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most respected by whites (usually as valiant fighters) have been referred to by untranslated or Christianized versions of their names (Pontiac, Tecumseh, Chief Joseph). Complicating the issue, in movies and novels of the Western genre, Native Americans have nearly always been given names composed of English words meant to represent aspects of their character, which diminishes their capacity for self-determination.

In other words, for many Westerners encountering a translated Asian name, not only is it likely that on some level the name will carry with it an undertone of femininity (and therefore weakness, silliness, intellectual inferiority) and/or cultural inferiority and primitiveness derived from prejudices against Native Americans, but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for such readers to escape the preconception that the name must reflect the personality of its bearer. While this could be true to some extent in some cases, a Western reader is extremely unlikely to understand all the layers of meaning to any given name. This is what Goldblatt is referring to when he attempts to assure English-speakers that the nicknames of the characters are not necessarily meant to be insults; if a Western reader has not read this disclaimer, he or she is likely to automatically think that a name like "Monkey," that of a character in "The Two Sign-Painters," is meant as an insult.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it may be better in at least some cases not to understand than to misunderstand (this idea being both Taoistic and Derridean in its emphasis on the need to tolerate blanks, absences,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onveying full meaning).

Transliteration of names rather than translation carries with it its own problems, as Goldblatt makes clear. If a name is simply transliterated into pinyin with no attempt at translation, then even the most simplistic layer of meaning – the literal – is not conveyed to

the reader. Because of the way pinyin works, it is essentially impossible for a reader, even when familiar with that system of transliteration, to pronounce a Chinese name remotely correctly, which can impair the reading of the text for any readers who may know some spoken Chinese but do not know pinyin well enough to guess at a possible pronunciation. More importantly, the name also become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a Westerner to remember, given th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nds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those of the West, and the fact, as Goldblatt points out, that the use of pinyin can result in the same names appearing to be given to different characters.

As Huang says in his prefa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his book, "...translating these stories, with all their rural Taiwanese customs, into English isn't something just anyone with a decent command of two languages can manage, and I'm sure that ...Goldblatt has found it necessary to be creative in transforming the stories you will read" (Huang xv). This can perhaps be tied to Benjamin's idea of translation as a way of representing the hidden,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languages; as Benjamin writes of translation, it is "an embryonic attempt at making [that relationship] visible... [A good translation], in its analogies and symbols, can draw on other ways of suggesting meaning than intensive—that is, anticipative, intimating—realization" (72). It might therefore be suggested that while no attempt to translate a Chinese name into English or transliterate it into Latin characters can be truly successful in conveying any "real" (or full) meaning, more creative approaches such as those Huang suggests Goldblatt has used in transmitting customs might, if applied to the imparting of names, be a potentially useful way of approaching a problem of translation that is inherently unresolvable -- this being one of the ultimat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as Benjamin states so emphatically at the start of his essay, and which Derrida indicates is due to the aporetic nature both of translation and of language itself.

全炯俊

題目：由兩個女性的歸鄉所考察的故鄉含義：黃春明的白梅和 黃皙暎的白花

韓國與台灣不僅是地理上相近的鄰居，歷史上也同屬漢字文化圈，共同渡過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時期，也歷經過由美國主導的戰後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除此之外，兩國國民都接受過長期的威權統治，也在經由長時期的民主化努力過程之後，嚐到了民主化的果實。從這幾點來看，兩國可說是有著許多共同相似的現代化經驗。不過，在兩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由於諸多歷史因素，也帶給人民許多的犧牲和副作用，對此現象，兩國的作家們均提出了深入而又銳利的批判。其中，黃春明和黃皙暎在台灣和韓國的文壇上，可說是進行此類現代性反思的代表性人物。

本文的主要目的，即透過兩位作家小說作品的對比研究，考察其批判及省察現代性的特徵和共同性格，並在此基礎上，進而檢討他們的審思在目前的全球化語境中是否仍然有效。

張東天

題目：黃春明小說和改編電影的空間描繪比較

黃春明的小說著重描繪了 1960、70 年代台灣平民的生活困境、他們的命運及其與台灣三十年來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隨著台灣社會的變化，其小說的空間背景逐漸從小鎮擴展到城市。在從小鎮到城市的遷移中，作者描寫了城鄉之間的文化衝突和衝突之中反映出的平民人性的軟弱和局限。在他的小說裡，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空間對角色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在具體描寫方面，空間的形象卻極為抽象化，空間的設計主要依靠讀者的想像力。而在原著小說被改編為電影的過程中，有了不小的變化。眾所週知，黃春明與電影的關係至為密切。在 1983、84 兩年間，他的 7 篇小說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可以說，他的文學活動推動了台灣新電影的誕生。新電影的導演們創造了獨特的空間意象給黃春明原著的抽象空間灌注了另一種生命感，在觀眾的腦海裡引發出與小說大不相同的效果。本文關注 1980 年代初黃春明小說被改編為電影的過程，尤其著力於改編前後空間描繪上的變化，以及作者和導演表達的意識有何不同等方面的討論。本文的探索材料也包含將黃春明的短篇小說《兩個油漆匠》融入韓國特色改編為電影的《七洙與萬洙》，主要探討這部電影如何把原著的故事遷移到首爾的陌生空間。

關鍵詞：黃春明小說、新電影的空間描繪、小說與電影空間描繪的異同。

葉雅玲

題目：塵封的黃春明文學漫畫《石羅漢日記》——兼論文學媒介
與作家創作的互動

本文以黃春明(1935-)於 1989 迄 1990 年間發表在《皇冠》(1954-)，迄今未見收錄於其任何選集的十幅漫畫《石羅漢日記》為對象，一者探討黃春明藉由「石羅漢」以表達其中年靜觀世界，豐富心靈所呈現的特殊文人漫畫精神內涵；再者藉此探討作家與文學媒介互動，對作家及媒介所造成的雙向影響。

80 年代末，黃春明透過漫畫為台灣民營歷史最長的《皇冠》雜誌注入了新的人文內涵，《石羅漢日記》背景中羅漢所豎立的「鄉間村路口」，乃是移居都會的他長日縈繞心中的原鄉，透過文畫合一寫/畫盡作者化身為石羅漢，會通儒道，出之以釋，明朗豁達的生命態度與哲學。而台灣漫畫於 80 年代報章的再度勃興，加以《皇冠》屬性向來重視視覺藝術，引發黃春明早已深埋心中創作漫畫的動機，別樹一幟地以深刻文學思想內容，為台灣漫畫史寫入頗具特色的一章。此外，因《皇冠》的「作者意識」與黃春明的「編輯思想」互動構成成功的「讀者意識」，1985 迄 1996 年先後刊出的散文、漫畫、翻譯改寫、撕畫童話、詩、繪本鄉土散文等作品，除加深擴大該媒介內容取向外，媒介亦提供作家另一形態創作揮灑發表空間。可說經由黃春明主導與「皇冠」配合，互動共譜成黃春明此十年間許多相關的文學藝術活動。有別於之前或同時期以文字書寫鄉土小人物與老人的作品，在「皇冠」以關懷兒童、鄉土、趣味為經，加之以視覺藝術為緯，展現出運用人生作為立體舞台以架構創作的藝術大師黃春明風采。

關鍵詞：黃春明、黃春明文學漫畫、《石羅漢日記》、《皇冠》、讀者意識、文學媒介。

吳敏

題目：從小說到電影——韓、台現代化進程中的小人物敘事

本文通過臺灣小說〈兩個油漆匠〉和據此改編的韓國電影〈七洙和萬洙〉之比較，在論述共同點的基礎上，著重揭示韓、台不同經濟、文化和政治背景對創作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內容、風格和表現手法的差異。揭示產生差異的原因。

小說表現了離鄉去城市打工的卑微小人物，在城市裏承受物質和精神雙重壓力，無從言說，無法溝通的生存困境。電影的背景是南北對峙中的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政治管制嚴厲，對左翼異己者的高壓政策，產生了城市裏新的邊緣人物，揭示了政治犧牲品的淒涼命運。

本文從「看與被看」和「問與被問」入手，揭示中心權力話語將個體置於凝視網路中，通過攝像機、強光燈和麥克風的集中放大，向社會成員傳達主流意志，將不合社會常態、非規範的人物和事物，置於被凝視或應被糾正的地位，由此實施它對社會成員的規訓。電影發掘了小說中「對話」的隱喻意義，以多樣變化的鏡頭語言，象徵了城市中「失落了聲音」的底層貧民的可悲處境，也彰顯了權力機構壓制異己分子的恐怖和暴力。

在現代化轉型中，權力話語對個體的壓制和毀滅，這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現代化之困境。本文意在反觀經濟、政治對人和人性壓抑的人類普遍困境，發掘其對東亞乃至世界的現代意義。

關鍵詞：黃春明、朴光洙（Kwang-su Park）、兩個油漆匠、七洙和萬洙、小人物。

戴華萱

題目：成長主題的跨文類閱讀：以黃春明為例

黃春明在台灣文學史上向來被定位為七○年代的鄉土文學作家，前人對黃春明的主題研究亦多側重在鄉土書寫以及對台灣社會問題與意識的探討。直到 1999 年，黃春明在睽違多年出版的小說集《放生》中，收錄了自 1986 年後同以老人為主題的十篇小說創作，論者開始轉而關注他在文本中有關老人形象書寫的相關研究。爾後更引人關注的是，黃春明除了文學創作外，1993 年，黃春明一口氣推出了五本由自己撕畫的繪本童話：包括《我是貓也》、《短鼻象》、《小駝背》、《愛吃糖的皇帝》、《小麻雀稻草人》以及童言童語的《毛毛有話》，同年並成立「黃大魚兒童劇團」，將一篇篇生動有趣的童話搬上舞台，正式宣告他進軍兒童文學的版圖。黃春明在接受訪談時曾表明，從事此項創作的的原因之一是他發現市面上的童話繪本大多只是印刷精美，但在語言和內容上卻簡單到沒意義的程度。由此可知原為師範出身的黃春明後來將心力放在兒童文學的創作領域，無非是想為教育盡一份心力。只不過筆者以為黃春明對成長主題的重視，並非空穴來風，其實早在小說中就已露出端倪。因此，令我們好奇的是，鄉土書寫將黃春明帶入文壇，開啓他日後大鳴大放的輝煌成績，爾後卻未能吸引他持續將主力放在小說，選擇「轉型」為創作撕畫童話與兒童劇團團長，純然是興之所至還是另有原因？是他已「不再鄉土」抑或別有目的？小說、童話及劇本的不同文類間是否有互動對話的可能？作者是否傳達出何種信念？本文的目的即在調低「鄉土」的主調，從黃春明早期的小說、散文到晚近的兒童繪本與劇本，探討黃春明跨文類的成長主題。

關鍵字：跨文類、成長小說、黃春明童話。

陳惠齡

題目：對鄉土小說焦距的校準——論黃春明《放生》與鄭清文《天燈·母親》的後農村書寫

置存於台灣文學史的「鄉土文學」一詞，實具有多面向的特質：從「歷史性術語」而言，乃指陳七〇年代鄉土論戰的歷史階段；作為「文化性術語」，則是「鄉關何處」的曖昧修辭；然而「鄉土文學」若作為「描述性術語」，則關乎一種書寫文類的敘述美學。別來滄海，時代巨變，「鄉土」一詞顯然有了更嬗與開放，意義正被豐饒而繁複地生產著。從科技文明的先進和高度城市化的社會狀態而觀，現代鄉土書寫不僅展拓了傳統鄉土小說的敘事邊界，也更完整地呈現出遽變中的社會風貌。

不同於新世代以曖昧身份（鄉下人？都市人？）所呈現輕質而純度不足的鄉土書寫，作為鄉土書寫的前行者，黃春明與鄭清文於九〇年代前後分別寫就《放生》（1999）與《天燈·母親》（2000），依然浸染著生命歷史的本源——作家與宜蘭、舊鎮的親密關係，只是鄉土概念與敘事邊界顯然有變。黃春明的鄉土關注，歷經壯者、少者、老者三個相應性層次，《放生》一書儼然跳脫根著土地的圖式層面與文化認證的書寫標誌，而轉向「穿衣吃飯即人倫事理」的老人生活場記。鄭清文雖然一貫以「舊鎮與鄉下」作為寫作源頭，《天燈·母親》則改以寫實交錯虛幻，形構童心童話，巡遊鄉土，意圖為當代農村進行攝錄與補遺。

從鄉土小說敘事的後現代性審視而言，黃春明《放生》、鄭清文《天燈·母親》二書，不管是執持對昔日鄉土小說的賡續／接通，或撤退／斷裂的立場，皆可稱之為「後農村」書寫。就文化論述的前綴詞「後」(post)字義而言：一為「曾經經歷」(having gone through)，一為「之後」(after)，兩者均攸關「時間」命題，並未形成牴牾，乃意味曾經經歷過而已然成為現在生活中殘存之意識形態與文化影響。《天燈·母親》一書，是鄭清文歷經童年農村時代之後，所召喚與體現關於過去的意識，然而在自然韻致的想像鋪展中，卻含藏後現代性能量的敘事與暗示。黃春明《放生》集中刻繪鄉村「閒暇階級」——除了閒暇時間外，一無所有的老人軼事光影，顯然也是一種面對進步與異化時代的「焦慮書寫」，透視且託寓的並非「農村重現」的輝耀，而是「農村已死」的殘破。如是而觀，黃春明、鄭清文的新鄉土書寫，並非喚起鄉土小說傳統的幽靈，反倒是藉由後農村書寫，而使鄉土小說的焦距得到校準。

關鍵詞：黃春明、鄭清文、鄉土小說、後農村、《放生》、《天燈·母親》。

徐秀慧

題目：第三世界鄉土故事的天方夜譚——形影孤單、漸行漸遠
的說書人黃春明

黃春明小說創作的泉源來自他豐厚的鄉土經驗，他在臺灣小說界的特殊性，在於他所描寫的往往不僅僅是一個主人公個人的經驗、事件，而是將主人公的境遇融合在社群關係網絡的發展中。換言之，黃春明是以傳統說故事的方式經營現代小說。根據班雅明〈說故事的人〉的論點，從社群集體經驗出發的說故事的人，藉由正義化身的小人物，傳遞亙古以來的生活智慧；但是，全球化下現代人的生活情境，隨著強調迅速、辨明真偽的數位資訊時代的降臨，人文倫常經驗的碎片化，人我之間可交流的經驗亦逐漸萎縮，導致說故事的技藝，這一人類最穩當的財產，已然成爲一種消亡的藝術形式。以此觀點論黃春明的鄉土故事，在臺灣文學發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定位。從黃春明的創作史一路觀看來，顯現的是歷經工商業化而進入後現代的台灣文學，面臨著集體記憶無法言傳，文化傳承無以爲繼的危機。不願意爲鄉土寫實文學唱輓歌的黃春明，無論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的文化誌工作，或是編導兒童劇場，都志在傳承台灣集體的文化記憶。從二十一世紀回顧上一個世紀，黃春明說書人的身影，不僅形影孤單，也隨著現代化社會結構的改變，已然漸行漸遠。

關鍵詞：黃春明、說書人、鄉土文學、故事體、現代小說、民族寓言。

林鎮山

題目：榕樹與竹圍——再會黃春明的原鄉婦老

黃春明早期的鄉土系列傑作〈溺死一隻老貓〉(1967)與晚近的老人系列小說〈死去活來〉(1998)都是他以敏銳的觀察、濃厚的社會變遷意識，苦心經營的扛鼎之作。在這兩篇作品中，我們一直有幸與聞：時代的巨輪轟然輾過，而他的原鄉婦老，往往真確地被拋諸於迷蹤幻影之後。然而，山雖無言，他們所留下來的榕樹與竹圍，卻一一鐫刻在台灣小說的步道上，即然閑寂，依然璀璨，猶如激光四射的朝陽。

本文提議：從主題建構與敘述策略的剖析出發，回歸歷史、社會、文化的情境，再會黃春明的原鄉婦老，用以探索早先的〈溺死一隻老貓〉的命意與價值觀/軌範準則(norms)，從而與晚近的〈死去活來〉相互比照，來進一步追詢作者的筆意、策略，究竟二十年來可曾相互呼應或是另有異同。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溺死一隻老貓〉是以清泉村孩童放棄了村中的泉水塘而樂於在泳池中嬉水來收尾，用以進一步暗示：社會的變遷與物質文明的與時推移，似乎在在都是歷史的必然。而身穿時尚泳裝的兩位小姐，雖受過老貓阿盛的質疑，然其抱持人溺己溺的精神，入水救他的行爲，彷彿也標誌著在社會巨變之中，黃春明依然抱持著對愛心與人道主義不死的信念。

〈死去活來〉則是黃春明近年來小說藝術變化，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此作似乎是以社會變遷為經，以喪儀的場景為緯，來探討文化習俗的變與不變，並展現箇中人物的德行：體恤、厚道、善良與尊重生命。全篇演述，嚴謹、收放有致，而又有疏淡處、見筋節的靈動調度，不再有早先「說故事人」式的精細敷述。因之，〈死去活來〉應該是黃春明最細緻、內斂的力作之一。

〈溺死一隻老貓〉與〈死去活來〉雖是相隔二十一年的作品，兩者卻同樣關懷：原鄉的社會變遷與物質文明的與時俱進。而作中也同樣透過多元聚焦，運用置身於故事之外、不參與故事的敘述者，客觀、克制地陳述或是讓人物搏命演出，其展現的愛心與尊重生命，在兩作中，其實還真是前後相互呼應。

關鍵詞：社會變遷意識、家變、價值觀/軌範準則、身在故事外的敘述者、說書人、美與

善、慈悲爲懷、寬宏大量、天道之和。

臧汀生

題目：文章寫真之道貫古今——以《禮記》〈不食嗟來之食〉、
《唐代傳奇》〈馮燕傳〉與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為例

作家情意感觸所誘發的文學作品，如果不能靈動感人，便無法達成其創作的目的；而使得文學作品靈動感人的關鍵大致不外立意，取材或文字經營。基於淑世的立意，擇取真實或可能的真實人事做成材料，透過文字的經營使得讀者彷彿身歷其境而激發其感動，並以這樣引人入勝的人事敘述，以「隱微」的方式達成作者所欲期望，或批判的目的。而能使讀者彷彿身歷其境的要領就在使作品的人事形貌舉止與心裡栩栩如生地展現於讀者眼前。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樣的寫真技巧，乃是不受時空變遷限制的文學通則。

是故，本文撰述的目的即在藉由禮記的〈不食嗟來之食〉、唐人傳奇的〈馮燕傳〉、以及黃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等古今幾篇優美作品的解析，說明其寫作技巧貫穿古今的共相，希望有助於吾人賞析文學或撰寫文學作品的參考。以下本文共分七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為〈寫真的定義、原理與目的〉，做為以下各節論述的張本。然後就解析標的分節論述依次為：第三節為〈不食嗟來之食〉的賞析，第四節為〈馮燕傳〉的賞析，第五節為〈青番公的故事〉賞析，第六節為針對黃文及近代台語文學的微瑕的評論，以及筆者最後期待於台灣語言、文學與當前台灣語文教育發展願景的〈結論〉。

關鍵詞：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寫真、賞析、訓詁。

蔡振念

題目：黃春明小說中的象徵

本文論證了黃春明小說中兩大象徵群，一為鄉土/自然的象徵，如水（井水、海洋、河流）、花（白梅）、鳥（鳳鳥、黃鸞）、魚等，黃春明大都以之來象徵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或生殖力量，以及鄉土的美好，另一為殖民/帝國/資本主義的象徵群，如千人斬（劍、陽具）、小寡婦、洋名（洋狗瑪莉、假洋人陳大衛），黃春明以之來批判殖民帝國對第三世界及台灣軍事、經濟上的侵略，哀悼被殖民者在殖民主的權勢威逼下失去自己的主體性及民族意識，男女關係在這些小說中往往翻轉為殖民主對被殖民者的權力關係。這些象徵有些是屬於普通及公眾的，如白梅象徵的純潔與堅忍，鳳鳥象徵有德的高貴之人，有些是屬於私人的，如小寡婦象徵自我東方主義者，黃鸞（田車仔）象徵阿尾對未受污染鄉土及兒子文通的記憶。

因為象徵的游移，是以本文以接受美學及讀者反應理論切入黃春明小說文本，從而論述其小說中的象徵每每具有多重的示意功能，如魚除了是生殖的象徵之外，也可能是豐饒、富裕的象徵，水除了是生命的象徵之外，也不無女性生殖的象徵。總之，本文以黃春明小說為例證，認為象徵可以是一種多元的文學闡釋，尤以私人象徵為然。

關鍵詞：黃春明、象徵、接受美學、讀者反應、多元闡釋。

黃文車

題目：黃春明小說中的民俗書寫

黃春明是台灣鄉土文學書寫中一位相當重要的作家，其作品類型多元，除善長小說、散文發表外，更將文學觸角延伸至兒童文學及舞台劇本的創作，然而無論其作品類型如何轉變，他的書寫總是對台灣社會進行反省和批判。他從生活中「感動故事」寫出台灣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眾多面貌，拼湊這些生活中再真實不過的芸芸眾生，這是他用文學書寫台灣社會，以筆墨關懷鄉土群眾的最佳切入點。

黃春明的小說書寫動力來自其對「故鄉的愛」和對社會諸多「小人物的尊敬」，宜蘭家鄉的印象和情感等童年經驗和他的小說書寫具有本土性有絕對的關係，黃春明的傳統記憶來自其童年經驗和宜蘭鄉土，經由「故鄉土地（老人）↔ 民俗文化 ↔ 城市文明（年輕人）」來觀察黃春明的民間文學和民俗信仰書寫，我們發現其要呈現的是台灣本地蘭陽平原家鄉的文化記憶圖騰，並期望透過民俗書寫讓文化記憶幻化成「老靈魂」，藉以彌合融化黃春明小說中過去/現在、鄉村/城市、老人/年輕人等二元對立的文化斷層與隔閡。

關鍵詞：黃春明、鄉土小說、民俗、民間文學、民俗儀式。

廖淑芳

題目：鬼魅、消費與往來——試析黃春明小說中的鬼敘事

黃春明小說中有不少以鬼為題材、或充滿鬼魅色彩的敘事，而這些故事往往只是全文的局部，亦大都架構在兩代（或三代）之間。而且，由於黃春明作為一個說故事人敘事而不解釋的特質，這些鬼敘事往往顯出一些結構斷裂與意義空白的特質，無法輕易令人理解。本文將嘗試針對其作品中此一敘事類型加以考察，並提出解釋。

首先，筆者試圖從〈銀鬚上的春天〉中鬼魅敘事所形成的游移在真實虛幻間的文本效果，連結〈溺死一隻老貓〉中大榕樹、鄉野寺廟等帶有永恆神聖感的神奇地景與怪誕的「痔瘡石」傳奇，說明鬼魅敘事如何將空間神聖感轉化為神聖空間；其次，「石墩」變成「痔瘡石」的「命名」，架構出一個「替罪羊」的結構模式，也說明了文中阿盛伯「替罪羊」的性質；而透過〈呷鬼的來了〉一作，則強調一旦歷史變成神話，變成「象徵消費」的展示價值，人與世界之間直接交感的原始聯繫物如何不可避免地淪落到一種怪誕與奇異的水平上，最終向遊戲逗樂諷刺的語言活動領域發展。

最後，筆者認為黃春明的鬼敘事偏向只是說故事而不解釋，反映了一種鄉土經驗對現代人的召喚，這些故事共同享有一些情節邏輯上的斷裂，正像社群經驗的斷裂般，是留待讀者追尋添補的空白。因為，黃春明說，社群記憶的斷裂才是讓「人」成為「鬼」的主要因由。

關鍵詞：鬼魅、神聖空間、替罪羊、消費、往來。

Terence C. Russell

題目：Systemic Violence and Redemption: Huang Chunming's: "To the Warriors!"

The question that we ask in this paper is "How does the Nativist mainstream position itself in relation to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of Taiwan?" We recognize that the empathy that Nativist writers have expressed towards their Indigenous compatriots has been very instrumental in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plight of this marginalized and disenfranchised group, but we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as members of the Han majority on the island, Nativist intellectuals are in a compromised situation. It was, after all, their ancestor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depriving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ir land and forcing them into marginal positions, socially,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This is a situation that continues today to a great extent.

Because of its popularity, and the fact that it meets the problem of Han-Indigenous relations head-on, Huang Chunming's "To the Warriors!" 戰士以乾杯!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n icon in this area. This is so much so that the original prose text has even been included in several high school National Literature 國文 textbooks in recent years. It is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to examine the message and meaning of Huang's text in light of the complex and oft-contes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majority Han population. We ask further what the selection of Warriors as a "model text" 範文 in high school National Literature textbooks means in terms of the even more thorny issue how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understands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how it hopes to instill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in the minds of its young citizens.

Key words : Huang Chunming, Han-Indigenous relations, National Literature, multiculturalism, systemic violence.

陳國偉

題目：借火攻火：黃春明小說中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位移

黃春明作為一個台灣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家，被認為是小人物的代言人，人道主義的關懷者。然而自他開始嘗試現代主義式的書寫後，他便已開始進入翻譯鄉土的文化語境中，即便是他最擅長的「寫自己」，也呈現出現代觀點下的變奏，甚至在七〇年代於小說題材上屢屢觸及意識型態的論戰場域，進入一種「回應現代／西方」的延長狀態。

因此，在六、七〇年代時期的黃春明小說，既呈現了文化翻譯的意義，但又是一種蘊含著抗拮的回應模式。一方面他以現代主義的技藝，去回應那被現代性入侵的鄉土，贖回記憶中的真實、再現地方感；另一方面，他以（擬）中國民族主義的位置，去批判台灣被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架構下，所衍生的民族主義對峙，回應當時台灣因現代化／西化問題而大火燎原的論戰語境。本論文即希望透過黃春明此一階段的小說創作，釐清他的書寫意圖，以及他如何「借火攻火」——以意識型態救贖／對抗意識型態的書寫策略。

關鍵字：黃春明、現代主義、民族主義、後殖民、文化翻譯、鄉土文學。

黃儀冠

題目：想像國族與原鄉圖像—黃春明小說與台灣電影之改編與再現

1970年代台灣受到國際政局的影響，戰後隨著美援而來的西方現代化，以及勞力密集產業結構轉型，城鄉人口消長，再加上對於具現代主義傾向的文化菁英不滿，抗拒著國民政府嚴厲推行的「中國化」語言、教育、傳播政策等等，直接與間接催生鄉土文學，繼而在既有的族群經驗與政治意識型態的分歧與批判中，導致了1977-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鄉土小說作為一個文化主體，揭示台灣文化與鄉土的認同；但另有一條隱藏的路線是以大陸尋根的認同，作為小說敘述的主體，諸如《源》、《原鄉人》等。這些鄉土敘事被視為關懷社會的文本，知識份子介入社會的實踐行動，受到大眾的喜愛。在1970年代以鄉土尋根敘事改編為主，到1980年代則因為黃春明小說《兒子的大玩偶》電影改編的票房成功，因此大量的鄉土小說被改編，成為台灣電影影像的重要文本。在台灣電影上六〇至八〇年代的健康寫實風潮與八〇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風潮，電影導演都曾改編鄉土小說，作為對台灣文化回歸與認同的一種方式。

本論文以黃春明小說，以及改編電影作為分析文本，探討從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鄉土的修辭與敘事策略，如何被挪用、消費成為台灣電影的本土化符碼，並促使國族想像的台灣主體浮現。雖然黃春明小說在論戰中屬於少數沒有落入意識型態兩難的作家，不過他的小說所使用的修辭策略卻經常浮現國族意象，在語言上大量使用閩南語及在地語彙則構築出濃厚的「地方感」氛圍，黃春明小說作為當時代的主要鄉土認同與文化建構，其中小說裏的鄉土敘事與原鄉圖像即開啓台灣國族論述的文化符碼。

台灣1980年代，雖然鄉土文學論戰已止息，但在追尋本土化與台灣國族想像的文化論述卻持續發酵，「台灣新電影」的出現很明顯是承繼鄉土文學的論述，其中改編黃春明小說成為台灣電影認同的重要符碼。本論文在分析黃春明小說中的鄉土意涵如何被吸納與轉化成為台灣新電影再現的「原鄉」。前述鄉土文學論戰所爭議的鄉土意涵又如何被電影商業市場消費、挪置，而在國族想像所賴以建構的鄉土「文化本質性」(cultural authenticity)，又如何影像角色、場景、音樂等等電影再現之中被轉化成為跨族群與跨國的「文化混雜性」(cultural hybridity)。小說的鄉土意涵與電影影像的商業性質，兩者如何互文共生，但又如何變形轉化——將鄉土本質轉變為全球化混雜的文化特質。此種混雜性展現台灣電影作為大眾媒體的特質，以及鄉土文化的普羅文藝性質，另一方面又涵攝台灣各族群內部分歧與文化多樣性，使得全球資本化與在地化反而接軌，所謂「台灣」的國族想像也重新建構成為一個具後殖民與後現代特質的「多元混雜的新國族」。

關鍵詞：黃春明、台灣電影、電影改編、國族、電影文學。

邱子修

題目：「庶民」的兩難與抉擇：黃春明小說與電影中的女性 /
後殖民意識

黃春明以幽默生動的日常口語，描寫台灣都會鄉村邊緣人的寫實小說一向被公認為是 1970 年代鄉土文學的經典代表。回顧下，當時他不見得已熟讀在西方正盛行的女性主義與後殖民文學論述，也無心捲入隨之風起雲湧的台灣意識論戰。但是本著一顆悲天憫人的赤子之心，他把周遭觀察到的小人物遭遇，或因自己曾有過的掙扎與歷煉，栩栩如生的呈現在他的小說，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深刻的類似女性自主或後殖民意識。復因 1980 年代台灣新電影的掀起，以他的暢銷小說所改編的電影，遂也掀起一股熱潮，吸引無數觀眾。本文旨在從史碧娃克所提出〈庶民是否能發言？〉的視角，來比較黃春明小說與電影的改編中女性自主或後殖民意識呈現的異同，主要聚焦在《看海的日子》(1967) 和《莎喲娜啦、再見》(1973)的跨領域文本的比較與分析。

關鍵詞：跨領域研究、女性自主意識、後殖民意識、黃春明小說、《看海的日子》、《莎喲娜啦、再見》、《我愛瑪麗》。

李佳盈

題目：從後殖民的角度探討黃春明小說中的風塵女性形象

台灣文學裡，向來有一派遠紹中國傳統的關於風塵女子的書寫，如清代的娼妓、日治時代的藝旦；她們所以淪落的身世有一定書寫的模式，多半因為形勢所需，她為了生存被情欲化、商品化的形象，往往被象徵化為國族的命運，如為人熟知〈雨夜花〉（雖然這原來是一首風馬牛不相及的歌）。但經過社會的變遷的和時代的遞嬗，妓女形象從為了生存而被異化早已變成為了與資本主義協商。本文擬自黃春明小說中的妓女角色的演變，觀察她們苦悶悲情演化為嘻笑怒罵、遊戲人間的歷程。女性淪落煙花的悲慘本質或者尚在，其形象有的愈來愈輕佻浮誇，有的則愈來愈獨立、有自己主張，有的則直接涉入向來與資本同謀的工業主義的包裝與推銷術。貼近台灣的鄉土，對於台灣當代風塵的洞察，使得黃春明在人們所熟知的「悲憫」女性之外，更洋溢出一種特殊的風塵女性景觀，使得台灣風塵女在解放自己的聲音後，更展開自我的主體性，充滿理解與同情。我們提出，這是另一種「後殖民」意識影響下的女性書寫之展現。

關鍵詞：後殖民、妓女、黃春明小說、《小寡婦》、《看海的日子》、《莎喲娜啦·再見》。

朱玉芳

題目：非「童」兒戲——以敘事學觀點看【黃春明童話】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曾說，「敘事」（Narration）是在人類發明語言之後，才出現的一種超越歷史的文化現象。敘述的媒介並不侷限於語言文字，電影、繪畫、雕塑等一切藝術的表現形式，都可以囊括一切。因此，敘述可稱之為一種作者自我意識的探究。當作者完成一個敘事文本時，讀者可以藉由各種敘事的技巧，找出作者隱藏在文本深處卻不自知的意涵。本文即以 Mieke Bal 敘事學觀點的「事件」（event）與「行為者」（actor）為主軸，探討黃春明在皇冠出版的【黃春明童話】系列故事，包括《我是貓也》、《短鼻象》、《小駝背》、《愛吃糖的皇帝》以及《小麻雀·稻草人》等五本撕畫童書。不同於兒童文學的閱讀方式，將看似單純的童話題材，揭開異於其他詮釋者的人文關懷。

關鍵詞：黃春明童話、兒童文學、敘事學、事件、行為者。

四、議事規則

- 主持人開場及介紹時間 5 分鐘。
- 發表人發言時間 15 分鐘。
- 討論人發言時間 10 分鐘。
- 綜合討論時間約 10 分鐘。
- 每位發表人回應 3 分鐘。
- 發言時間結束前 1 分鐘，按鈴一短聲。
- 發言時間結束時，按鈴一長聲。
- 超過發言時間，每超過 1 分鐘按鈴兩長聲。
- 與會人員於會議期間，請關閉手機或轉為無聲模式。

大會提醒您：

- ◇ 為使本次會議順利進行，請於會議前將手機關機或設定為無聲。
- ◇ 為配合全球減碳運動及政府環保政策之推行，現場將不主動提供免洗餐具，請自備餐具及杯子，並於用餐完畢後，依現場工作人員引導，實施資源分類和回收。
- ◇ 為維護會場之設備和清潔，與會嘉賓請勿攜帶食物、飲料進場（白開水除外）。

請與會學者、來賓遵守上述規則，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五、與會學者簡介

【文學與電影改編】

柯慶明 主持人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所長。研究領域為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美學、台灣文學。主要著作有學術論著《一些文學觀點及其考察》、《萌芽的觸鬚》、《分析與同情——中國古典文學的批評與其理論》、《境界的再生》、《境界的探求》、《文學美綜論》、《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中國文學的美感》、《台灣現代文學的視野》，散文集《出發》、《靜思手札》、《省思札記》、《昔往的輝光》，詩集《清唱》等。

王 童

原名王中和，1965年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1966年進入中影，負責服裝及美術設計，曾擔任過導演李嘉、李行等的美術設計。1983年執導改編自黃春明小說的《看海的日子》，賣座極佳。之後，連續導了台灣近代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無言的山丘》，充滿對於時代下人的關懷。1995年的《紅柿子》則帶有自傳性色彩，根據自己童年經驗拍攝而成。王導演擅於將人物放到時代背景中去觀看，展現人性的細微層面，對於情感的描摹溫婉質樸，深具人文觀照。而其自身對中國傳統美術、書畫的修養，也造成電影中的美術設計使其作品與其他影片產生不同的風韻。其從影至今約三十年，擔任過一百多部電影的美術指導，導演電影十多部。

萬 仁

東吳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加州哥倫比亞學院電影碩士。1983年，萬仁和侯孝賢及曾壯祥二位導演合作《兒子的大玩偶》一片，其中由他所執導的《蘋果的滋味》一段卻發生「削蘋果事件」，引發社會輿論同情，使「新電影」成為熱門的話題。1984年的《油麻菜籽》以女性議題及對白採用台語發音，成為「新電影」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1985年的《超級市民》批判八〇年代台北社會的巨大變遷，忠實描述城市底層邊緣人物的生活，諷刺當時各種荒謬的社會現象；1996年完成《超級大國民》，著重在政治議題，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平反；1999年的《超級公民》為「台灣三部曲」之三，電影藉由弱勢團體來訴說生與死的哲理，表達對社會運動的反省，影片中運用了大量的內心獨白，文字深刻優美。萬仁的作品著重寫實、反諷，顯示他擅長批判台灣社會及歷

史，是台灣新電影中重要的導演之一。

2001 年開拍由王文華小說改編，得到新聞局千萬輔導金的電影《天使》；近年專注於拍攝及籌製長篇電視歷史劇，包括 2004 年「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及 2007 年「亂世豪門」等。

許悔之

本名許有吉，1966 年生，台灣桃園人，國立台北工專（現改制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科畢業。曾獲多種文學獎項及雜誌編輯金鼎獎，曾任《自由時報》副刊主編，現為《聯合文學》雜誌及出版社總編輯。著有童書《星星的作業簿》，散文《眼耳鼻舌》、《我一個人記住就好》，以及詩集包括《亮的天》、《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有鹿哀愁》、《肉身》、《我佛莫要，為我流淚》、《陽光蜂房》、《家族》等，此外另有英譯詩集 Book of Reincarnation 及三人合集《台灣現代詩 II》日譯詩集等詩作外。

聞天祥

從高中時代起就在雜誌與副刊發表電影文字，20 歲起歷任《中時晚報》、《自由時報》、《民生報》、《聯合晚報》影評人。目前為《聯合報》、《中國時報》影評人，《世界電影》、《幼獅少年》、《GQ》雜誌專欄作家，記錄片發展協會理事，臺北國家電影資料館學術委員，臺北電影節節目策畫，並於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任教。曾任公共電視《你的電影約會》編劇與選片顧問、文建會文化記錄片巡迴研討營主任、電影資料館講座主講及多項電影獎評審。著有《孵一顆電影蛋》、《影迷藏寶圖》、《攝影機與絞肉機》、《告別大師》、《影癡自助餐》，編有《書寫臺灣電影》等專書。

黃建業

生長於香港，在香港與中學友人創辦「衛影會」。中學畢業後來台就讀文化大學中文系、藝術研究所戲劇組。曾任『影響』雜誌主編，並經常在報刊發表影評，除了撰寫影評之外，黃建業亦曾編導多齣舞台劇作品（如：「尋找關漢卿的三個女人」（1988）、「太太學堂」（1995）等）。另外他也擔任教職，從事電影教育（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並於 1996 年擔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推動電影文化事業不遺餘力。目前擔任紀錄片發展協會之理事，曾任台北電影節總策劃、副主席，台灣紀錄片雙年展副主席，並籌辦 2002 年台北電影節，持續關心與參與各類電影相關活動。

林鎮山

加拿大雅博達語言學博士，現任教於該校東亞研究學系。主要著作有“The Art of Discourse in the Story of Ying-ying” (Tamkang Review), “Rise Above the Ashes: Nu-ts'ai and Jen Tao chung-nien” (Germany: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Love, Power, and Trope: Three Modes of Representing the Mother in ‘My Son Han-sheng’ and ‘Mother’s Love.’” (Lewiston: Mellen)

江寶釵

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創作文類以散文為主，曾獲中山文藝獎散文組創作獎。研究領域為文學理論、台灣文學、女性文學。她的研究挪用、借用西方文學理論，掌握台灣本土社會歷史與文化特色。主要著作有《台灣古典詩面面觀》、《白先勇與當代台灣文學史的構成》，主編當代小說讀本《島嶼敘聲》、《時代新書》等。

【專題演講】

陳萬益 主持人

台灣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所長。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現當代文學、中國明代文學。論著有《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金聖歎的文學批評考述》、《于無聲處聽驚雷》、《性靈之聲：明清小品》，並主編《閑話與常談—洪炎秋文選》、《種子落地—臺灣小說專集》等多種。

黃春明

出生於台灣宜蘭縣羅東鎮。普遍被公認為台灣當代重要的鄉土作家。小說《籬》入選「臺灣文學經典」。曾獲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等。除了小說創作外，黃春明亦致力於兒童繪本、兒童戲劇等創作，民國八十二年出版「黃春明童話」系列，八十三年創立黃大魚兒童劇團，巡迴全省演出兒童舞臺劇。

鄭邦鎮 主持人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主任、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研究領域為八股文研究、明清小品文、漢語文言、應用文書、作文方法、演說學、報紙閱讀與議題探索、文學紀事編年。

陳芳明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從事歷史研究，並致力於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近年編有《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上)(下)。著有政論《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及《掌中地圖》，詩評集《詩和現實》等二冊，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及《孤夜獨書》，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 論及其周邊》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傳記《謝雪紅評傳》等。目前正在撰寫《台灣新文學史》。

【開幕式】

江寶釵 主持人

同前。

陳芳明

同前。

陳萬益

同前。

戴浩一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語言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副校長兼台灣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語言所講座教授。曾任《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副編輯、美國《中文教師協會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總編輯。著有《台灣手語參考語法》，並建立台灣手語線上影像辭典(Taiwan Sign Language Browser)。

石元康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主要研究興趣及領域為倫理學、社會政治哲學、歷史哲學、現代性問題、中國政治理論等。著有《洛爾斯》、《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範轉移？》及論文多篇。

謝明勳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暨研究所系主任。專長為六朝志怪、古典小說、民間（俗）文學、故事學、敘事學、神話學。著有《六朝志怪小說變化題材研究》、《六朝志怪小說他界觀研究》、《六朝志怪小說故事考論》、《六朝小說本事考索》、《古典小說與民間文學－故事研究論集》及論文多篇。

林鎮山

同前。

【第一場】國際論壇

陳芳明 主持人

同前。

Sophie Marie Rollins

現為美國加州聖塔克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英語系的博士生，專長為現代批評理論和 19、20 世紀英美文學。曾於英國的薩克森大學(Sussex University)取得碩士學位。

江寶釵

同前。

田中宏

前一橋大學社會學部教授。2007年5月受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合辦的「強擄人俘和戰時性暴力問題展覽暨國際研討會」之邀，進行「日本對戰後補償存在什麼問題？」專題演講。長於亞洲和日本的戰後賠償問題，以及在日本的外國人問題的研究。著有《日本的軍事管理和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並譯有日文版《莎啞娜啦，再見》（黃春明著）。

楊智景

1997年考取日本交流協會留日獎學生，獲得兩年全額獎學金，並如期以兩年時間在日本國立信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言語社會專攻)。2002年進入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日本近代文學研究室，並於2008年3月取得博士學位。著有博士論文〈日治時期台灣意象之考察－近代日本的殖民地意象－〉。

全炯俊

韓國首爾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韓國首爾大學中文系教授，也是著名的文學評論，曾受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之邀，進行「韓國的現代主義文學」、「韓國的脫殖民論述」等演講。主要著作有〈初期短篇話本小說研究〉、〈新文學時期的現實主義理論研究〉。

【第二場】本土與原鄉

劉亮雅 主持人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研究台灣當代文學與文化、同志文學、女性文學、英美現代主義小說、美國黑人女性小說。著有《慾望更衣室：情色小說的政治與美學》、《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英美文學方面論文散見《中外文學》及重大會議。並曾編譯《吳爾芙讀本》，導讀、審定《海明威》、《吳爾芙》、《康拉德》。

張東天

韓國高麗大學博士，現任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暨中央研究院訪問學人。著作方面有《中韓對譯-讓心溫暖的中國故事選》、《以電影閱讀的中國》；論文

方面則有《七月派研究》、《台灣的『鄉土文學』書寫與『新電影』運動-本土主義文化認同的形成及擴散》等。此外，亦翻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國當代文學史，以及《上海摩登》。

葉雅玲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發表有〈流行之星——70、80年代《皇冠》相關文學現象研究〉、〈上海·台北·好萊塢—《皇冠》第一個十年與台灣通俗文學/文化關係初探〉、〈60年代《皇冠》與台灣文壇及社會—以張愛玲及瓊瑤為考察中心〉、〈戰後台灣大眾文學與文化發展初探：以《皇冠》雜誌為例〉、〈原住民女性身分認同與（被）書寫的變貌——從沙鴛、綢仔絲萊渥到利格拉樂·阿女烏〉、〈文學史料的研究運用—以「從清末至五四前期(1898-1919)女性報刊探討女性新角色的開展」為例〉等單篇論文。

吳敏

吳敏(1964—)，女，中國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1987年始，入華東政法大學工作至今。2005年派赴韓國安山1大學任交換教授一年。目前在韓國外國語大學在職攻讀韓中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主要學術兼職：上海市寫作學會會員，上海市古典文學學會會員，韓國核心期刊《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特聘評審。

2005年始多次參加中、韓和香港地區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發表有關比較文學和涉法文學的研究論文。近兩年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的論文有：「從《活地獄》看晚清司法、獄政的黑暗——兼論《活地獄》折射出的晚清末日相」、「啓蒙語境下的韓族英雄敘事」、「『尋找祖國失散的靈魂』——舒群韓人形象小說研究」、「二三十年代中國小說中的韓人義烈形象」等。著書有《涉法文學散論》(合著)，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另有五本參編書籍出版。

孟樊 特約討論人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博士，曾獲中國政治學會傑出碩士論文獎。現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暨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主編《當代詩學》。著有詩集《S.L.和寶藍色筆記》，散文集《喝杯下午茶》(聯經，1998)，《飲一杯招魂酒》(躍昇，1991)，文學評論集《台灣文學輕批評》(揚智，1994)，以及學術論著《當代台灣詩學理論》(揚智，1995)，《台灣後現代詩的理論與實際》(揚智，2002)等。曾入選九歌版李瑞騰編的《評論二十家》，詩作曾多次入選各種選集，並曾於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建立當代詩學中心，身兼主持人和當代詩學研究中心主任。

【第三場】移動的現代性

李瑞騰 主持人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暨代理文學院院長。研究領域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古典詩、近現代文學思潮、東南亞華文文學。主要論著有《詩的詮釋》、《詩心與國魂》、《文學思考》、《台灣文學風貌》、《晚清文學思想論》、《文學尖端對話》、《情愛掙扎—柏楊小說論析》、《文學的出路》、《文化理想的追尋》、《老殘遊記的意象研究》、《新詩學》等 20 餘種。

戴華萱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著有《崑山歸有光研究——明代地方型文人的初步考察》、《台灣五〇年代小說家的成長書寫（1950-1969）》，單篇論文〈愛的成長紀事—張秀亞小說中的主體性論述〉、〈搶救大明星？搶救文學？—讀平路的《何日君再來》〉、〈《牡丹亭·驚夢》的現代互文—談白先勇的〈遊園驚夢〉〉、〈論《周易》道德思想的發端—以《左傳》所載《周易》為例〉、〈《後漢書·文苑傳》中的文學觀〉、〈愛情冥界—談《聊齋志異》中的〈連城〉、〈連瑣〉〉、〈〈謝小娥〉與〈尼妙寂〉探究〉等。

陳惠齡

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曾獲賴和博士生研究論文獎。著有《臺灣當代小說的烏托邦書寫》、《現代文學鑒賞與教學》等專書，期刊論文〈故事與解釋——論李喬短篇小說中開放性與遊戲性的寫本符碼〉、〈論張貴興「群象」中雨林空間的展演〉、〈論《詩經·碩鼠》中樂土意象的生成機制及其文化意蘊〉、〈從《左傳》中的夏姬鏡像開展複調式多聲部的文化闡釋〉等。

徐秀慧

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台灣文學研究所合聘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著有：《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學場域與文學思潮 1945-1949》(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黃春明小說研究》(淡江大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學術論文有：〈水蔭萍作品中的頹廢意識與台灣意象〉、〈解

殖與國族想像——1948年香港《大眾文藝叢刊》與台灣《橋》副刊的「新中國」、「新文化」想像〉、〈二二八事件後楊逵的文化活動與《力行報》副刊研究〉、〈「跨國界」與「跨語際」的魯迅翻譯 1925-1949——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與台灣光復初期「魯迅戰鬥精神」的再現〉、〈啓蒙、現代性與故土書寫——論魯迅、沈從文與蕭紅鄉土小說的視域〉等多篇論文。

蘇碩斌 特約討論人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短期訪問學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學術交流計畫」訪問學者，現任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長於都市與空間研究、以及休閒社會學、媒介社會學、消費文化、臺灣社會史。

【第四場】寫實現代性

陳昌明 主持人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文學院院長。著有《沈迷與超越——六朝文學之「感官」辯證》、《編織意義的網路》，曾發表〈人與土地——臺灣自然寫作與社會變遷〉、〈「感覺性」與新詩語言析論〉、〈自然的呼喚——「花蓮」對孟東籬散文的影響〉、〈智者的故鄉——論陳之藩《劍河倒影》〉、〈感性與才性的論述脈絡——王叔岷先生鍾嶸詩品箋證稿申論〉、〈淵雅沖淡與博通物理——論周作人小品文的承繼與創新〉等論文。

林鎮山

同前。

陳建忠

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曾獲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論文首獎、巫永福論文獎等。著有〈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再探「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解構殖民主義神話：論賴和文學的反殖民主義思想〉、〈鄉土即救贖：沈從文與張文環鄉土小說中的烏托邦寓意〉、〈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與台灣文學場域的再構築——文學史的一個側面〉、〈末日啓示錄：論陳映真小說中的記憶政治〉等多篇論文。

崔末順 特約討論人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現為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文學理論、韓國現代小說、西方文藝思潮。著有〈日據時期臺灣左翼文學運動的形成與發展〉、〈光復後韓國文學的發展面貌〉、《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等著作。

【第五場】互文性與改編

林鎮山 主持人

同前。

張惠嵐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曾獲 2006 年全國大專院校台語演講競賽優勝獎。曾任東海大學校園記者、《大度東海人》雜誌執行副總編輯，並專訪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前行政院長游錫堃、亞都麗緻集團總裁嚴長壽、前教育部次長范巽綠、詩人楊牧、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委員會等。未來研究領域為消費文化、閱聽人、迷文化。發表〈擬仿時代？真人實境節目下「過度的」閱聽人—以「超級星光大道」為例〉於「2008 傳媒的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省思 SNG 現場連線下的歷史真實—技術物、真實、解放？〉於《媒體公民行動網電子報》第十四期；〈你只關心林志玲嗎？當世界嶄新超級強權—中國崛起時〉於《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三一二期。

臧汀生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國立中正大學助理研究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現為靜宜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教授。研究專長為台灣語文、俗文學，訓詁學……等。著有《臺灣民間歌謠研究》、《臺灣閩南語民間歌謠初探》等作品。

江寶釵 特約討論人

同前。

【第六場】歷史、社會與地方

何寄澎 主持人

輔仁大學中文系，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現任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之前亦曾任幼獅學誌主編、幼獅文化公司總編譯、總編輯等職。主要研究範圍為中國古典散文、中國現代散文；於唐、宋古文及台灣當代散文尤有研究。著有《總是玉關情》、《落日照大旗》、《北宋的古文運動》、《唐宋古文新探》等書，編有《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批評》等書。

蔡振念

輔大中文系畢，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長於現代文學、英美文學、西方文學理論、現代小說選、中西近代文學、西洋漢學、詩選及習作、現代小說專題討論等研究。著有〈台灣現代海洋詩中的意象與情感〉〈八十年代以來台灣眷村小說離散主題〉等文章；《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 上、下》、《杜詩唐宋接受史》，詩集《陌地生憶往》等書。

黃文車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現任屏東教育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暨教師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專長為台灣文學、民間文學、現代文學。著有《日治時期台灣福佬歌謠研究》、〈顛破美麗的謊言——談黃凡科技小說的批判使命〉、〈從廢墟——荒原意象——聆聽宋澤萊《廢墟台灣》的人權呼喊〉等作品。

廖淑芳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著有博論《國家想像、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學現代性——以七等生文學現象為核心》（2005）〈王禎和與林宜濤小說比較、閱讀——以語言運用為主的考察〉、〈國家想像、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學現代性——以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翁鬧為例〉、〈「摩羅詩力」浪漫重喚——魯迅及其復仇的文學〉、〈理想主義者的荊棘之路——賴和左翼思想兼探〉、〈一則關於夢與超越的現

代寓言——閱讀袁哲生〈送行〉、〈東年的前世今生——以知識份子形象為主的閱讀〉、〈七等生作品中的個人觀、群體觀及其形成〉……等論文，曾獲府城文學獎、竹塹文學獎等。

游勝冠 特約討論人

現任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史、後殖民理論和文化研究。著有《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一書，〈揭開「現代主義」、「前衛性」的神秘化面紗——論外文系出身的戰後移民學者反本土論述的意識形態位置〉、〈去殖、重建主體與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等論文。

【第七場】國族與後殖民閱讀

彭瑞金 主持人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文學台灣》雜誌總編輯。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史、文學評論、台灣客家文學、台灣原住民文學。著有文學論述《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灣文學探索》、《台灣文學沈思錄》、《台灣文學步道》、《文學評論百問》、《驅除迷霧·找回祖靈——台灣文學論文集》、《歷史迷路·文學引渡》，歷史傳記《余陳月瑛回憶錄》、《高雄余家發展史》等。

Terence C. Russell

澳州大學博士，現任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亞洲學習中心副教授。專長領域為中國文學、中國宗教、台灣文學。從事台灣與加拿大原住民文學之比較研究、原住民文學文化的國際視野等相關研究。

陳國偉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博士，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現當代文學、大眾文學與流行文化、文化研究、客家文學。曾獲行政院文建會現代文學論文獎助（碩士、博士論文）、賴和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創作曾獲得中央日報文學獎首獎、嘉義市桃城文學獎、台灣文學營創作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著有學術論著《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五南）、短篇小說集《空間失控》（麥田）、編有

《小說今視界—台灣新世代小說讀本》（與江寶釵合編，駱駝出版）。

黃儀冠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曾任國立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國立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助理教授。著有《台灣女性書寫與電影影像之互文研究—以八〇年代文化場域為主》、〈日據時代呂赫若小說中之性別權力結構〉、〈從「家國想像／文化認同／現代性」解析鄭寶娟小說《這些人那些人》〉、〈鄉關何處—論《桑青與桃紅》的陰性書寫與離散文化〉、〈台灣鄉土敘事與「文學電影」之再現（1970-1980）—以身份認同、國族想像為主〉等文章。

邱子修 特約討論人

喬治亞大學比較文學所博士，曾任雅博達大學東亞系講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文學、戲劇、電影，著有〈高行健現代劇躲雨的英文翻譯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ao Xingjian's Hiding from the rain)〉、〈評析張藝謀的英雄裏的地域政治美學 (Public Secrets: Geopolitical Aesthetic in Zhang Yimou's Hero)〉、〈台灣文學所呈現自主性的追尋 (Taiwan literature: Searching for an autonomous self)〉等期刊論文。

【第八場】性別與後殖民閱讀

梅家玲 主持人

現任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台灣文學所合聘教授，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訪問學人、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人。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現代小說、性別研究等。著有《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合著）。另有現當代文學研究論述多種，散見國內外各學術刊物。

邱子修

同前。

李佳盈

國立臺南大學（原臺南師範學院）國語文學系畢。現為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生。曾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臺灣省分會教師，參與臺南大學文藝獎、全國語文競賽、國語文能力測驗。學士論文為〈唐詩中「松」之文化意涵探析〉。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相關議題。

朱玉芳

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生。主要著作有《論陳若曦小說中的文化認同》、〈超越時代的民族情感——龍瑛宗〈蓮霧的庭院〉〉、〈飲食男女大不同——廚房內的女性形塑〉、〈重建「她」史——以文學社會學解構《行道天涯》的記憶書寫〉、〈美麗「廚娘」——論蔡珠兒的飲食書寫〉，與蔡淑玲譯有 Peter Haidu 〈變異的符號學：與詮釋學的比較〉一文於《中外文學》。

林芳玫 特約討論人

美國賓州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教授。研究領域為媒體與大眾文化、當代台灣文學、性別研究、庶民文化與民間社會。著有《女性與媒體再現》、《達文西亂碼》、〈身體的圖紋與地表的圖紋〉、〈民間信仰書寫：士庶之別與官民互動〉等論文及專書。

【閉幕式】

戴浩一

江寶釵

黃春明

林鎮山

七、工作人員名冊

總召集人：

江寶釵

籌備委員：

林鎮山、謝明勳、陳明台、邱子修、崔末順

執行助理：

陳永哲

議事組：

鄭靜穗、黃健富、賴雅芬、連珮瑩、梁鈞荃、林宏信、
金英周、金珠姬

文宣組：

鄧婉婷、林昆宏、李佳盈

事務組：

曾郁歲、李怡儒、陳坤琬、卓佳賢、劉文放、洪培修、
黃千珊、張玉婷、溫欣潔、胡筱榆

總務組：

高于雯、陳佩詩

八、會議照片

2008. 05. 23—台北座談會



左起：萬仁、王童、聞天祥、黃建業、
柯慶明、許悔之、林鎮山、江寶釵



與會學員



左起：萬仁、王童、聞天祥



左起：萬仁、黃建業、王童、聞天祥、
江寶釵、柯慶明、林鎮山、許悔之

2008.05.31—研討會第一天



報到簽名



專題演講（左起：黃春明、陳萬益）



專題演講（左起：鄭邦鎮、陳芳明）



開幕式（左起：江寶釵、謝明勳、石元康、戴浩一、吳志揚、黃春明、鄭邦鎮、陳芳明、陳萬益、林鎮山）



第一場—國際論壇（左起：張東天、楊智景、田中宏、陳芳明、Sophie）



第二場—本土與原鄉（左起：全炯俊、楊智景、田中宏、陳芳明、Sophie）



第三場—移動的現代性（左起：戴華瑩、陳惠齡、徐秀慧、李瑞騰、蘇碩斌）



第四場—寫實現代性（左起：林鎮山、陳建忠、陳昌明、崔末順）

2008. 05. 31—黃春明兒童劇團演出《小李子不是大騙子》



黃春明兒童劇團演出《小李子不是大騙子》



全場觀眾（說書人：黃春明）



江寶釵所長與黃春明及黃大魚兒童劇團合照



工作人員與黃春明於舞台上合照

2008.06.01—研討會第二天



第五場—互文性與改編（左起：張惠嵐、
臧汀生、林鎮山、江寶釵）



第六場—歷史、社會與地方（左起：蔡振
念、黃文車、廖淑芳、何寄澎、游勝冠）



第七場—國族與後殖民閱讀（左起：Russell、
陳國偉、黃儀冠、彭瑞金、邱子修）



第八場—性別與後殖民閱讀（左起：邱子
修、李佳盈、朱玉芳、梅家玲、林芳玫）



專題討論暨閉幕式（黃春明）



學者合照

九、相關文宣

2008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講：黃春明、林義雄、柯建銘、許雪姬、謝建基、蕭冬連、陳秋盛

嘉賓：柯建銘、謝建基、蕭冬連、陳秋盛、林文雄、柯建銘、許雪姬、謝建基、蕭冬連、陳秋盛

5●23●(五) 下午 14:00-17:00
國立中正大學禮堂

5●31●(六) 兒童劇團 14:00-21:00
國立中正大學禮堂

5●31●(六) ~ 6●1●(日) 研討會
國立中正大學禮堂

主辦：中研院文哲所、中研院國史館、中研院史語所、中研院民族所、中研院社會所、中研院經研所、中研院農經所、中研院環生所、中研院史所、中研院國史館、中研院史語所、中研院民族所、中研院社會所、中研院經研所、中研院農經所、中研院環生所

贊助：中研院文哲所、中研院國史館、中研院史語所、中研院民族所、中研院社會所、中研院經研所、中研院農經所、中研院環生所

2008 第三屆經典人物「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宣傳海報

黃春明 與 **大戲院** 兒童劇團

「孝子不是大騙子」

5●31●(六) 14:00
兒童劇「孝子不是大騙子」

國立中正大學禮堂演講廳
(開演前 30 分鐘開始入場)

宣傳海報

黃春明兒童劇團《孝子不是大騙子》宣傳海報

2008 第三屆經典人物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中正大學禮堂
時間：5月23日 14:00-17:00
5月31日 14:00-21:00

主辦：中研院文哲所、中研院國史館、中研院史語所、中研院民族所、中研院社會所、中研院經研所、中研院農經所、中研院環生所

贊助：中研院文哲所、中研院國史館、中研院史語所、中研院民族所、中研院社會所、中研院經研所、中研院農經所、中研院環生所

邀請卡(外)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所特聘教育評論專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台灣文學館、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系、加拿大佛羅里達大學東亞學系舉辦「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特此
肅表奉邀 共誌光臨

江宜興 敬邀

此座談會由中正大學禮堂演講廳
主辦：中研院文哲所、中研院國史館、中研院史語所、中研院民族所、中研院社會所、中研院經研所、中研院農經所、中研院環生所

時間：2008 05 23 ~ 06 01

邀請卡(內)

文關聯·大



外掛布幕 (400cm*600cm)



舞台背板

2008 第三屆經典人物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活動主題	時間	主持人	嘉賓
開幕式	08:30-10:00	黃春明	...
第一場	10:30-12:00
第二場	13:30-15:00
第三場	16:30-18:00
第四場	19:30-21:00
閉幕式	21:30-23:00

議程海報 (2008.05.31—第一天)

2008 第三屆經典人物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活動主題	時間	主持人	嘉賓
第五場	09:30-11:00
第六場	11:30-13:00
第七場	13:30-15:00
第八場	16:30-18:00
第九場	19:30-21:00
第十場	21:30-23:00

議程海報 (2008.06.01—第二天)

開幕式

主持人 江寶釵

- 作家 黃春明
-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鄭邦鎮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陳芳明
-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陳萬益
- 國立中正大學校長 吳志揚
- 國立中正大學副校長 戴浩一
-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長 石元康
-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主任 謝明勳
-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林鎮山



2008 第三屆經典人物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春明

場次海報



2008
第三屆經典人物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鄭邦鎮

學者桌牌

第三屆經典人物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合辦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服務院
 國立中正大學華僑人文研究中心
 中國文學系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學系

學者名牌

資料袋

十、媒體報導

自由時報 更新日期:2008/06/01 04:09

黃春明研討會自述心路歷程

中正大學台文所舉辦

〔記者楊國棠嘉義報導〕「黃春明跨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昨日在國立中正大學登場。支持、投入兒童劇演出的小說家黃春明相信，他雖無力改變歷史的錯誤或時下社會的價值錯亂，卻可以改變兒童的未來。

昨、今兩天，中正大學舉辦多場與黃春明作品有關的研討會，邀請多位文壇重量級學者與會。昨晚，中正校園還有黃春明在嘉義首次演出的「小李子不是大騙子」兒童劇。

投入兒童劇嘉義首演

成長於白色恐怖年代的黃春明，中學時期，王老師曾送他二本短篇小說集、鼓勵他寫作，閱讀讓他走出自憐的童年；報社編輯對他投稿的包容，也讓他在創作之路繼續走下去，終於獲得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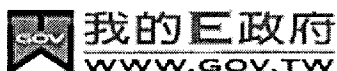
黃春明回憶說，兒時常趁著戲院散場前溜進去「拾戲尾」，讓他的作品都有不錯的結尾，學生時期因為太有己見，常因鬧事而換學校，但他仍不放棄認為對的主張。

黃春明認為歷史的錯誤或時下社會的價值錯亂，他雖無力改變，卻相信可以改變兒童的未來，他創立「黃大魚劇團」，希望能創造一個人人都如魚兒般自在優遊的社會，人人都在快樂的桃花源。

舉辦活動募款捐劇團

中正大學台文所所長江寶釵表示，黃春明支持兒童劇演出的意志，令她感動，這次研討會擲節經費，校方提撥配合款，透過舉辦黃春明主題書、影展及義賣活動，所得將全數捐給劇團。

江寶釵指出，黃春明寫詩、散文、小說、雜文、戲劇，是廣告公司經理人、也當導演拍記錄片，最大的特色是，他永遠與弱勢站在一起，關懷老人、小孩、女人、工人、農人及社會邊緣人，從前期到後期的創作，都是他對那些被社會遺忘的人們，如何奮發向上的關懷。



中正大學舉辦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張貼時間：2008/5/31 下午 07:25 資料來源：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江俊亮嘉義縣三十一日電）國立中正大學今天起連續兩天舉辦「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今晚七時三十分黃春明兒童劇團首次在嘉義演出「小李子不是大騙子」，黃春明本人也將粉墨登場。

中正大學校長吳志揚表示，像黃春明這樣知名的文學家、戲劇人，是許多學校爭取辦理研討會的對象，這次他到中正大學辦理研討會，校方全力支持配合，圖書館同時辦理黃春明主題書影展。

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匯集了韓國、日本、中國、加拿大、美國等知名學者，涉及的議題不僅討論黃春明的文學作品，也討論他的文學與電影改編、漫畫繪本、兒童戲劇演出，同時，討論黃春明作品裡鄉土世界及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主辦單位指出，創意人生是黃春明生活的寫照，而他最大的特色，是永遠與弱勢者站在一起，關懷老人、小孩、女人、工人、農人，以及其他的社會邊緣人，從早期的青番公、憨欽仔、白梅、阿猴，到後期有計畫地撰寫「放生」裡的老人，一貫的關懷那些被社會遺忘的人們。

對黃春明而言，台灣過去歷史所犯的錯誤，或是現代社會的價值錯亂，他都無力改變，但他認為兒童是可以改變的，具有莫大潛能與可塑性，因而他創立黃大魚劇團，希望台灣能創造一個人人都如魚兒一樣自在悠遊的社會，一個人人都快樂的桃花源。

由於黃春明的兒童劇用的都是非專業的演員，因此每一次演出，都充滿了新的趣味，今晚在中正大學演藝廳演出的兒童劇「小李子不是大騙子」，詼諧有趣，寓教於樂，巡迴公演時極受歡迎，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並在現場義賣書籍，義賣所得，將全部捐贈給劇團。 970531

另一股斂力鎖住喉頭，而使瞎子阿木最後叫出「秀英——，回——來——」的聲音，在寒冷的空氣中顫然帶着無限的蒼勁。(1988，頁 289)

出生時的命名、成人禮中的改名、招魂儀式中不斷被呼喚著的名字，正呼應著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在《神話和語言》中的觀點，事物之「名」是神聖的，蘊蓄著非比尋常的力量，一直是漢人民俗儀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黃春明運用這個儀式將人間父親對兒女至情的呼喚融入日經月行的山河大地，產生渾涵的無比的作用力。

阿木的呼喚再次展現了黃春明的鄉俗經驗如何交織成村民集體的生活記憶。

在〈鑼〉這篇小說裡，憨欽原是一個打鑼人，負責公布地方消息，被裝有擴音機的三輪廣告車搶去了工作。失業後無所事事的憨欽與一群羅漢腳為伍，受到若有若無的排斥，這些羅漢腳是專門幫地方辦喪事的職業送葬人，以求混幾頓飯吃。憨欽很希望自己能融入這個團體，因此當他發現鎮上很久沒死人時，他提醒大家：傳說如果棺材店沒有生意，只要用掃把頭敲打棺材三下，不久就會有人來買棺材，他自告奮勇去做這件事，可是他敲了棺材後，他又後悔了，時時想著這個後果：

他後悔做剛才的事，他想如果真的明天有人買棺材的話，那個死人可不是我殺了他？我憨欽仔半世人，雖不算好人，亦不算是壞人啊！我為什麼要殺人？但願明天不靈驗才好。……(1998，頁 53)

純樸可愛的人們，在生活的壓力下，不會忘記信念所點燃的良心的火把。生活中的傳說被真誠地記憶著，是禁忌，也是人們根深砥固的信念，教諭著人們生活行事的守則，更嶄露人與自然的關係，形成人的純樸的性格。在黃春明，大凡如此之鄉俗經驗皆成為集體記憶的載體，編織進入小說，係小說中的有機結構，足可以說明那些以為鄉土寫實等於忠實地「紀錄」或「反映」台灣社會變遷，是一個誤解。黃春明的小說，更能深入探觸台灣文化與俗民的生命意識。

將黃春明擺在文學史的位置上，則黃春明的意義又不只是反映台灣鄉俗經驗的集體記憶而已，他還反映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所說的「現代性斷裂」。剛好是在這個七〇年代的時點，台灣的都市形態開始成形，都市生活迅速產生與傳統的鄉村民俗生活的斷裂。

因而，黃春明筆下的鄉村是一個共同體，它的標誌，是繼承先民和遺產作為共同的根基。鄉村，「牢牢地立足於地方的、面對面性質的團體」³是封閉的，內斂的，並飽有一種持久的耐心。鄉村生活被安靜地縛綁在固定的土地上，人們根據土地確立自己的認同，確立自己的語言，風俗和起源。沒有人，沒有權力機構，沒有來自內心的要求，也沒有外在動力，促使他們運動。鄉村的整體性生活是緩慢的。城市生活的碎片一樣的瞬息萬變，恰成對照。在鄉村，絕對不會出現像城市這般的「人群人的人」，人面對的都是鄰人和家族權威。正是現代性的都市動盪，使得鄉村那些固定的東西——固定的價值觀，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心理和經驗，固定的社會關係——煙消雲散，永久斷裂。再沒有比〈溺死一隻老貓〉更能表達這種斷裂。清泉村的村民對自己家的風水地理懷抱著十足的信心：

清泉的人不希罕通車，我們有一雙腿就夠了。我們只關心我們的田，我們的水……。清泉的地理是一個龍頭地，向街仔的那個出口，就是龍口，學校邊的這口井就是龍目，所以叫龍目井，清泉的人從我們的祖公就受著這條龍的保護，我們才平平安安地生活下來⁴。

然而，在資本主義強大的說服下，反抗顯得多此一舉。清泉村人所反對興建的游泳池最後還是興建了，執著於風水不可破壞的阿盛伯遂只能以自殺結束，他的屍體不為人注意地飄浮於游泳池上。以游泳池為代表的城市觸角伸入了鄉村，最後並將之吞噬。

聽說黃春明的小說在書店早已非常置書，聽說黃春明已是屬於四年級的記憶，我不免感到驚訝。可是，在變成過去式的黃春明，竟成為我的親身經歷。

是在國峻的事發生後，黃春明風塵僕僕到中正來演講，這次他示範「小李子不是大騙子」的舞台設計與人物走位。台上的人氣喘吁吁，台下的人竟竊竊私語。演講告一段落，可以發問，私語聲蔓延成笑謔聲，我忍不住站起來制止。我說，你們不知道這個演講很難得嗎？怎麼可以不注意聽講？怎麼這樣講話？說著說著，忽然地非常傷心，我竟然痛哭起來。黃春明就在台上尷尬地說「沒關係」。

對於一個成熟的人而言，不能控制情緒，其罪至大。然而，如今想起來，那樣的失態也不能說全無道理。

³ 《現代性基本讀本》，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主編，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布萊恩·威爾遜撰，黃曉武譯《世俗化及其不滿》。

⁴ 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小說集，台北市，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8月初版。

可不是嗎，斯人而有斯遇啊！這已經引起我最大的不忍，而他還爲了文化奔波到這裡，我們是如何回報他的？連安靜聽講都不能。

假如黃春明會變成過去式，絕對是因爲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台灣文學在我們的經典化教育中，仍未被完全理解，以致於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珍惜聆聽黃春明的機會。

在最近一次，我出席了新竹教育大學的推展經典閱讀的座談會。當在座的許多先生關懷中國古典經典在年輕一代的閱讀中「輕化」，我不能不煩惱遲遲未能完成經典化的台灣文學，如黃春明小說。當我們的文學未能在我們的世代完成經典化，且不說過去先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我們曾經遭遇的現代性的斷裂，在今日的已劇烈改變的生活形態裡，將不會被理解，隨風而逝，形成記憶的斷裂。

簡單地說，生活記憶的傳承，有賴於文學的經典化教育。

於是，舉辦研討會，將小說家與小說作品經典化，或者是焦慮的我所能做的一點努力吧！

作爲黃春明的讀者，那場演講是我們第一次近距離地面對面。儘管新一代的草莓族們，已不能完全認識黃春明，但認識黃春明者，想必仍不在少數，他仍是許多人的記憶，而他能記憶的，有幾人？也許是那一場不尋常的痛哭教他記住我，當我們偶然遇見，他竟能叫出我的名字。當我們談起辦一場研討會的可能性，他很痛快地當下同意了。

於是，有了這一場黃春明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一場出於讀者與作者性情的邂逅，化爲對台灣文學經典化的終極期許。

這是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的緣起，因爲其荒謬，所以可愛，我深以爲，應該記載。（原載《聯合文學》，第 282 期，2008.04，頁 110-113。）

文學路迢迢——黃春明談他的寫作歷程¹

黃春明主講 江寶釵整理 鄭德昌校訂

今天，能夠在中正大學開這樣一個以我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深感榮幸。在這樣的場合，主辦單位要我談談我的文學歷程，我應該從那裡開始呢？五十七年了，如果把寫作譬喻為一個人的話，我為什麼會愛上它？人與文學，不也是緣份嗎？如果從文學緣份說起，還是得把王老師當做一個開頭。

王老師，我得獎啦！

1951年，台灣政治局勢緊張，對思想的控制非常嚴格，我初中二年級，級任導師兼國文老師，叫做王賢春，才二十六歲。國文課時，他教我們寫作文。當時的學生，分成兩群，台灣當地的本省人和剛從大陸移居來的外省人。外省學生講國語，帶著大陸各地方言的腔調，比台灣學生流利得多；書法也寫得比較好，台灣學生則是寫小楷得拿中楷簿寫。那時候的毛筆很差，稍微寫一寫就開叉，開叉了只好在硯台上梳理成尖尖的再寫，一個字要梳理幾次，麻煩得不得了，學生都拿到嘴巴上舔，一開叉了，嘴巴舔一舔再寫；又開叉了，再舔一舔。這樣的動作反覆多次，一堂作文課下來，每一個學生，都擦了黑口紅。外省學生的作文也寫得比較流暢。這是因為作文用白話寫，白話文是接近口語的語言，口語不好，作文自然也差。當時，羅東有一個專做軍人制服的聯勤單位，只搬來了工場機器，還沒有發配宿舍，眷屬就租老百姓的房子住，也租我家的房子，因而我有機會和幾個外省同學常在一起，國語還是不太好，不過比其他的本省同學，就流利一些，作文也寫得比他們流暢一些。

有一次，王老師給我們出了個作文題目：「秋天的農家」。農家，我很明白的，就老實不俗氣地從打穀機收割的咚咚聲寫起。老師發還作文本的時候說：「春明，你如果要作文好的話，絕對不能抄。」我真冤枉！

不過，台灣學生作文要寫得流利，當時可能真的是不容易。班上有一位叫阿輝的同學，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他覺得「的」這個字很有用，他說我的家庭有爸爸的媽媽的哥哥的弟弟的的的的的……一堆。老師說，你才一、二百個字，怎麼會有四十幾個的，太多了。作文一發下來，馬上為他掙到一個外號：「阿的」。後來我們開同學會，他帶了個孫子來，「你爺爺外號叫什麼？」他答不知道。「叫做『阿的』。」大家還記得取笑。

¹本文中的各個標題、解釋皆係整理人所加；此外，本文獲黃春明充分授權，內文曾經根據書面語言的需要做過事件發生時間與人名的考證、段落的整併、文字的刪修、語意的補足等修訂工作。文責由整理人承擔。

老師說：「你不要抄。」我說：「老師，我沒有抄。」「你真的沒有抄？」老師狐疑了一下，評分還是寫了個甲。根據老師說，如果寫得很好的話，一般是乙上而已。我拿到作文本，沒走，還是站在那裡，他說：「你可以走了。」「老師，你心理上一定覺得我是抄的，我真的沒有。」他說：「我知道了。」「老師，你還是讓我寫一篇好了。」老師說：「好呀！如果你喜歡寫你就寫呀。老師幫你看。」我又站在那裡。他繼續發他的作文本：「又怎樣了？」我說：「老師，你不給我一個題目，我如果寫了，你又會覺得我是抄的。」「好啦。你要一個題目嗎？就寫『我的母親』好了。」我又悶下來說：「老師，我的母親死了。」老師很關心的說：「媽媽什麼時候過世的？」「我八歲那年吧！」「你對她還有沒有印象？」我楞了一下：「有點模糊。」「好，還是有印象，就把那點模糊的印象寫出來好不好？」我不能再討價還價了，但是我回來想，要怎麼寫模糊？真的，媽媽很模糊耶！已經被老師逼到這個地步，再不交稿子的話，我的作文就是偷抄的。如果寫壞了，也還是抄的。死愛面子的我，整個晚上想個不停，終於把作文寫出來。

作文本交給老師的隔一天，天氣很冷，出太陽，有點像聖塔芭芭拉的天氣，「各位同學，到外面曬曬太陽呀！春明，你過來。」老師坐在桌子上，作文本已經打開了，他再看了一遍，我走過去，斜眼看到作文本上面密密麻麻的紅點。硃筆在作文上有兩個意義，一個就是「唉，這個不行、不行」；另一則是，「嗯，這裡不錯、那裡也不錯」。我沒有把握。到了老師面前，他抬起頭來，眼眶有點模糊，說：「你這一篇寫得很有感情。」我記得這篇作文大概是這樣的：八歲時，媽媽就過世了，以下還有四個弟妹，奶奶照顧我們，就好像挑了一個很大的重擔，我們的生活就隨著她動盪。年紀小的弟妹，在媽媽剛過世那一陣子，每天都哭著要媽媽，我奶奶被他哭煩了，說：「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媽媽可以給你！」我雖然不像弟妹那樣，哭著要找媽媽，但是我也會想起她，每次我一想起她的時候，奶奶跟弟妹說的話，就在我耳邊響起。特別是晚上，我坐在窗邊，抬頭往窗外看，有時候看到星星，有時候看到烏雲，就從來沒有看過我媽媽。

老師說：「你的作文不錯喔！要作文作好的話，還要閱讀。」他給我看兩本書，是安東契可夫(Anton Chekhov 1893~1939)和沈從文(1902~1988)的短篇小說集，上海啟明書局出版的，書的紙張黑黑的，很粗糙，尖尖的書角都被磨圓了，應該是傳閱率高，常常被翻動的緣故。

王老師給我兩本小說，又這樣地鼓勵我的作文。幾年前我得到國家文藝獎，我略過了原來準備的致謝詞，上了台，沈著一下，從天花板稍稍往上斜看，我相信有心人都會隨時在他所愛的人身邊，於是，我說：「王老師，我得獎啦！」

天生的共產黨？

我原來相當自憐的。我很早就沒有父母，發生在我的身上，往往是些不愉快的事，我頑皮，喜歡打架，不愛做功課。在學校是一個壞學生，在鄰居是一個壞伙伴，有些朋友的家長會說：「不要和他在一起，你會被他帶壞！」或者「你這麼壞，是被誰帶壞的！」別人的壞都可以一股腦兒推到我身上。小小年紀，我有什麼成長的空間？家裡沒有，學校裡也沒有，老師動不動就處罰我。在還沒有接觸小說的時候，我否定自己的遭遇，晚上蒙著棉被哭泣：「為什麼我這麼可憐？」閱讀這些小說之後，我從此不再為自己哭泣了，我發現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可憐的人。

這因緣，這文學際遇，讓我閱讀了很多書，變得很喜歡看書。喜歡看書可不等於愛文藝，愛文藝還有別的作用，如逃避我所不喜歡的，我被排斥的現實生活環境，學校、家庭、社會等等。閱讀小說的時候，從以前到現在，好作品那麼多，可以認識的小說人物那麼多。我一邊玩，一邊看小說，這比文藝更重要。童年，以及王老師，我愛上了寫作。

我從不曾有意識地去研究小說，但我有一顆心，它幫我把吸收的東西內化成一股力量。自然而然地，我不再自憐了。自憐，就像蛹在繭裡，時間到了，就要咬破蛹，去變成蝴蝶，寬廣的世界在那裡等著牠去飄、去飛。當自憐被繭緊緊地包裹在裡面，蛹就陷溺於自憐的話，就只有僵死在裡面。小說閱讀，讓我從自憐的一個人，走出來。

更重要的是，我原來是沒有任何社會意識的。這也許不是受多少學校教育的問題——很多人即使讀完大學，也還是沒有社會意識。然而，當我看到契可夫筆下那些農奴的子民，當著父母親遭受苦難，以及他們不幸的命運，我再回頭看我們的社會，其實與他們的並沒有兩樣。那些貧困的，被壓抑在最底層的大眾，他們不曾意識到自己的苦難，也不曾意識自己所受到的壓抑，他們以為「我出生就是如此，我的祖先好幾代都如此」。淡水魚如果沒有到過大海，喝過鹹水，牠不知道什麼叫做淡水。反之亦然。文學提供的訊息，讓我很年輕時，就開始有社會意識。

過去的書局、圖書館，文學類的書佔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七十五。戒嚴時代，大陸作家的作品不能看，大陸作家翻譯的英美文學也不能看。新興書局有一套世界名著，白底露一個小黑塊，裏面反白字，有一系列如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的出版，封面、版權頁都不寫翻譯者。就是在這樣時代，我特別喜歡看禁書。初中畢業後，我一直讀的是師範學校，在台北師範學校的時候就偷書，轉到台南師範，偷得最多，因為偷得多，被留級一年，更是有時間偷。轉到屏東師院，還是偷。這些書都還放在我家，棒得很。是在偷來的一本政治概論裏，我讀到馬克斯恩格斯的一句話：「窮人唯一的財產，是手鐐和腳扣。」我哭了。陳映真常常說，「春明呀，你是天生的共產黨。」

有一天，我們在上課，窗戶外頭出現穿中山裝的一群人，校長帶著其中一個領頭的進了教室。「王老師我們有話要跟你談一談，請你到校長室來。」「好，等一下我們下課我就去。」另外一個說：「不行，你現在就要去。」他回到講台時，跟我們說：「各

位同學，你們都是咱們中國的好寶寶，只要你們好好用功，咱們中國就有希望。」忽然迸出這段話，我們有一點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在訣別，這句話就是他最後跟我們說的話。王老師從此消失了。第二天，整個羅東鎮傳說「羅東中學抓到一個匪諜。」他們是中國南方一中國共產黨青年南下工作隊，好像中國青年救國團農村服務隊，一模一樣，如果要這樣抓人，中國青年救國團的團員每一位都是匪諜。他後來被槍斃了。太平艦²的事件發生，幾乎所有的台灣高中都被派來的卡車載去參觀海軍軍校、海軍技校、空軍軍校、空軍技校、陸軍部校、陸軍官校、或者是經理學校、國防醫學院。有人在國防醫學院泡屍的地方看到王老師。戒嚴的時代，人被抓了就槍斃，家裡人也不知道。不只是台灣人，大陸人也不例外。

在知識／人動輒得咎的時代，林海音先生(1918~2001)就顯得很了不起。這位以前《聯副》的編輯——她是女性，我們都稱她林海音先生，她就像母親一樣，把所有有點寫作天賦的人，都當做自己的孩子。小孩子翻身，有什麼了不起？在媽媽看，就很了不起。抓著先生說這說那，無非就是高興。我的第一篇小說是〈城仔落車〉，當時閩南語是不准講的，文章裡寫個「落車」，誰能懂呢？我在信裡寫道：「這個『落』字不能給我改成『下』，我知道是『下』車，但是我聽到有一個祖母用生命吶喊『城仔落車、城仔落車』，很慌張，那個聲音不能改。」他沒有改。甚至是，〈把瓶子升上去〉這篇，瓶子要升到哪裡去？升到國旗臺上面。戒嚴時代，把空的酒瓶升到上面去，是可以做的事嗎？明明沒有這件事，卻寫出這件事，罪加一等！但是林先生發排了。在他的傳記裡，提到他回到家裡，心裡很不安，煩惱著這樣不知道會不會出什麼事，問那個排字版的：「已經排版了嗎？」他說：「排了。」「換另一篇排吧！」一會兒，她跟何凡(1910~2002)兩個人商量：「應該不會有事吧！」又回去打電話：「你拆下來了？」「拆下來了。」「再排上去吧！」這樣往返矛盾了一兩回，〈把瓶子升上去〉終究刊出來了。因為林先生的包容，沒有改我稿，更沒有退我稿，使我覺得投稿是一件我做得來的事，否則，也許我就做別的事去了。

劃句點的藝術

現代主義文學流行的時候，我徬徨了一陣子，但是我沒有迷失。我不是說只有社會寫實是好的，但是我們社會裡的種種問題，大眾的遭遇，應該被視為非常重要的題材，而不是光寫知識分子的迷失、苦悶。知識分子摳自己的瘡疤、弄到流血，再來自我安慰，不免太個人化了吧？王老師給我的兩本書之重要，甚至影響了我寫作的幅度，短篇小說成為我的主要框架。

寫短篇小說，像電影，一部電影導演最需用心的，是 beginning，還是 ending？beginning 是重要的，但我更重視的是，怎麼結束。這也有我的童年經驗做為基礎。

²1954年11月，太平艦從西口前往東磯列島巡弋，為中共擊沉，史稱太平艦之役。

我童年住的地方離羅東戲院很近，那時候，沒有公車，電影演出的時候，大家就走路或騎腳踏車去看。有人跟我說，邱坤良寫《南方澳大戲院》也寫到小孩子與看電影的情節，他不曾聽我說，我也不曾聽他說，這是我們的共同經驗。有戲院就有小孩子，就像蒼蠅那樣，等著有一個縫就要鑽進去看。學校門一打開，特別是下午，一群小孩子衝去趕剩下五分鐘的電影，只有 ending³。人家去看最後五分鐘而已，我十分鐘，後來貪心，就十五分鐘，被抓去罰跪。「就是這傢伙，看電影，一直進來，弄得很不清楚。」戲院白天裡垂著窗簾，外頭一層是黑的，裡頭是紅的，一撥開，外面的光線一閃，螢幕就泛白，一個人進來泛白一回，很干擾的。

很多人是不看 ending 的，電影的主要內容播放完了，可是音樂還響著，螢幕還在打著 timecode⁴（時間碼）那些字，他們就不理了，老早開始到處走動。

對我來說，看電影的 ending，是非常重要的。「戰地鐘聲⁵」(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3)裡，賈利古柏(Gary Cooper 1901~1961)騎著馬去打游擊，他受了傷之後，趕走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自己死守陣地，拿著機關槍瘋狂掃射敵軍，他的生命將在英格麗褒曼身上延續下去；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她帶著他離開，那個 ending 真的餘音裊裊，有味道。電影 ending 好的，不只是這一部。

讀我的短篇小說，有沒有人注意到它們的 ending 呢？

〈甘庚伯的黃昏〉裡，老人家要把發了瘋的兒子阿興關進欄柵裡，那天晚上，拿著大鋤，牢牢把釘子敲打在欄柵的橫梗上。阿興當過日本兵，在裡頭喊「氣(を)付け」(立正)、「休め」(稍息)，那天晚上的星光，滴落下來的星光，特別地冷。

妓女白梅在〈看海的日子〉裡，抱著她的兒子，火車一坐看到太平洋，她對自己說過：「不相信我這樣子，我的兒子將來就沒有希望。」看啊！藍藍的就是大海，大海有魚……這一段很美，火車輕輕的往南方澳駛去。

短篇小說，好的 ending，要能營造出詩那樣的感覺。我不是很能寫詩，但是我粗淺地以為，詩不是用文字，是用 view（觀看）去呈現的，內心的感受並不是不可以，但很多的部分是眼睛裡看到的景觀，這景觀很有詩意，我怎麼樣用平凡的文字，把那個詩意的東西鋪陳在紙上，閱讀者也像我一樣被我所看到的詩意所感動。我是這樣來解釋我對詩的了解，對詩意的經營。

³ ending，指任何文本性的結尾；beginning 則是開頭。

⁴ 指電影上映結束後交待製作人、演員、拍攝日期等等相關資訊的文字。

⁵ 由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同名小說改編成的電影。

view 對我還有另一個意義。我是那種被歸類為寫實的作者，我寫的東西不抽象，似乎任何東西都要「我看見了」才寫得下去。新電影剛開始的時候，電影人要找文學作品改編，誰的好呢？並不是我的作品好，而是他們覺得黃春明的小說視覺性強。〈看海的日子〉裡，漁船來啦、漁船來啦、蒼蠅來啦、妓女來啦，拍出來的場面就很有意思了。我寫得不勤，但我常常想，小說的文字到底要做什麼用？別人的，我不知道，我的小說文字是一座橋樑，要讓讀者通過這座橋樑，走進我的小說世界裡面，看見敲鑼的憨欵仔，最後把鑼用力一敲，原來拿捏得很好，已經裂開的那個鑼片從不會掉下來，但是這次，太激動了，鑼的裂片掉下來了；他張著嘴巴喊，喊什麼自己都不知道。一個新的時代就來了，他的那個時代 is gone，走掉了。

好萊塢的電影帶我的，不只是怎樣結束小說，而且在某一方面強化了我的社會意識。我們看到印第安人和騎兵隊打仗，騎兵隊一來，立刻站起來鼓掌叫好，是被美國洗腦洗得太厲害。然而，好萊塢電影裡常常演述每一個人有他的尊嚴，人要為爭取自己的自由而奮鬥，這樣的觀念，那個時代的學校卻是不教的。當我們看到男女相遇、擁抱，接下來就可以接吻，好刺激，我們想，如果我們也能這樣多好，連帶地，也贊同了那些為自由與尊嚴努力的情節，慢慢地就對舊傳統、習俗，養成改變它、反抗它的動力。

多麼高興，七十四歲了，還可以流汗，勞動地流汗。見到你們的時候，還可以裝作腳不痛，腰板可以挺直。其實就是一種打從心底升起的喜悅，可以克服很多身體的創痛。建議各位朋友，要快樂，怎麼快樂？做一點你能把創痛涵化掉的事情，而這件事不止對你，對別人也有意義，最終，那種成就感帶來的愉悅，就是健康。

謝謝各位！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早上 8:30~9:00，黃春明在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舉辦的「黃春明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所作的專題演講講詞。（原載《聯合文學》，第 285 期，2008.07，頁 030-037。）

不朽的鄉土時代—— 「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側寫

經典人物——黃春明及其作品

黃春明是台灣文學不可不提的名字。

在教育部顧問室的支持下，國立台灣文學館與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系等單位，共同辦理「2008 第三屆經典人物——『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春明的成就名符其實地「跨領域」，除了小說的經營，他亦曾投入電視拍攝《芬芳寶島》系列記錄片，寫作「九彎十八拐」專欄，創作兒童撕畫、撰寫童話故事、編寫兒童劇本、導演兒童劇，出版《黃春明童話》，協助宜蘭縣設立蘭陽兒童劇團等等，由於「鄉土」是黃春明創作的起點，也是他創作的核心價值，因而本次的活動，主辦單位以「全球化下台灣文學中鄉土的演繹／衍異」為主題，將「黃春明」這個經典人物與文學、戲劇、電影等，作跨領域的閱讀，同時舉辦座談會、研討會，以及兒童劇的演出。

座談會：「文學與電影改編」——不朽的鄉土，流動的時代

黃春明的文學跨界電影，「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小琪的那頂帽子」等故事，成為台灣新電影的重要代表作，也是許多人成長過程中，重要的記憶。五月廿三日在台大圖書館舉行的座談會，主持人台大台文所所長柯慶明戲稱之為「圖書館行動」，主辦單位邀請到導演「蘋果的滋味」的萬仁、執導「看海的日子」的王童，學者兼影評人的黃建業、聞天祥，「聯合文學」雜誌社總編輯同時是詩人的許悔之，主辦人江寶釵、林鎮山，暢談黃春明文學與台灣新電影。

以拍攝經驗切入的兩位導演，分享了不少「內幕」消息，如萬仁拍攝「蘋果的滋味」時，劇中咬蘋果動作的配音怎麼樣都不像，最後是咬梨子的聲音最具多汁、清脆的感覺。王童拍攝「看海的日子」時，為了解妓女戶的陳設，曾花五百元找小姐聊天以「實地取景」，結果黃春覺得他去過的地方沒有這麼大，兩人還溝通了一番。許悔之談文學與改編的關係，「偉大的作品可能會是失敗的電影」，黃春明小說能成功改拍，導演功力與原作者的涉入程度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黃春明小說具有豐富的影像性，適於電影的呈現。

專題演講「小說、地方與影像」、「黃春明與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文學」

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的南台灣，在中正大學校園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集聚了韓國、日本、中國、加拿大、美國的知名學者，議題不僅討論黃春明的文學作品，也討論他的文學與電影改編、漫畫繪本、兒童劇場，同時，也討論黃春明作品裡鄉土世界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黃春明的專題演講為開幕掀起高潮，「小說、地方與影像」分享的是黃春明的創作、閱讀經驗：年幼喪母等自憐自艾，被鄰近視為懷小孩，但由於作文「表現較好」，老師贈與沈從文與契柯夫的短篇小說，是他的文學契機；戒嚴時代，閱讀是他心靈的避風港；初試啼聲，林海音先生不退稿的鼓勵更是他持續創作的動因……。主持人 陳萬益 則認為黃春明小說之所以精彩，來自於他幼年「撿戲尾」的豐富經驗。

由台灣文學館館長鄭邦鎮主持、政治大學台文所所長陳芳明的專題演講，早已超過研討會議程的時間，他幽默地說，這是一場「超出藍圖規劃的幸福」，充滿弦外之音。「黃春明與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文學」，從自身與黃春明、黃春明小說的接觸經驗切入，認為知識份子的本分就是「說真話」，小說才是社會的真實，看到（被掩藏的）歷史之後再與小說對照，這已經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歷史。陳芳明還指出深受黃春明啟發的是他「寬容」的精神，本土論述在開疆拓土時，最需要的還是寬容。

「全球化下的鄉土衍異與演繹」研討會

研討會分為八個議題，分別是「國際論壇」、「本土與原鄉」、「移動的現代性」、「寫實現代性」、「互文性與改編」、「歷史、社會與地方」、「國族與後殖民閱讀」、「性別與後殖民閱讀」。

在國際論壇中，美國的 Sophie Marie Rollins 與江寶釵共同討論文化的轉介，如何在英譯時保有中文命名的文化意義，同時又能適應外國人的理解。日本的田中宏教授探討《莎啞娜啦·再見》，台人與日人的關係與互動。韓國的全炯俊教授從比較文學／文化出發，討論台韓作家筆下女性角色的歸鄉與故鄉意含。

對於文學跨領域的探討，韓國的張東天教授指出由黃春明〈兩個油漆匠〉改編的韓國電影「七洙與萬洙」，相近的殖民／新殖民經驗使兩地的觀眾與讀者產生類似的共鳴。葉雅玲探討黃春明發表在《皇冠》上的漫畫《石羅漢日記》，黃春明以關懷兒童、鄉土、趣味為經，加之以視覺藝術為緯，展現出運用人生作為歷史舞台以架構創作的藝術大師風采。朱玉芳以敘事學討論「黃春明童話」，認為其所開拓的視野是更多文化與生活經驗的傳承。

黃春明全程參與研討，並且回應學者的論述。他在綜合討論時間指出「原作者東西寫出來就像一個頑童把石頭丟到一個水池裡面，但是好像有兩個池塘，一個是一般大眾的，一個是學院的，學院會引起更澎湃的漣漪。」

想／饗戲——小李子不是大騙子

五月三十一日晚上七點，兒童劇「小李子不是大騙子」的演出，把三百多人的演講廳，擠得滿滿，謝幕更達數分鐘之久。這齣劇表達了黃春明對於桃花源——一種共同體的理想的追求：「桃花源在我的心裡，在你的心裡，在我們大家的希望裡，在我們的村子裡。」黃春明強烈主張：桃花源是一個生命的共同體，人與人的互相諒解、解決問題，甚麼都不會欠缺的地方。陶淵明很聰明，他只是給你一個理想的桃花源而不說「在哪裡」，但「找不到我們可以自己來做」。「如果有生命共同體的心志，社會會比今天好一點；養成熱愛土地的精神與習慣」，就會成為美麗新世界最好的基礎。

終章——黃春明的創作理念

研討會的閉幕有別出心裁的安排，主辦人江寶釵綜合她受諸黃春明的兩個「啓發」，做為專題演講，而以黃春明的「感言」壓軸。

江寶釵獲得的兩個啓發，其一是文學與大眾的關係，文學應該永遠記得大眾，應該有作者能像黃春明致力於讓人讀得懂的寫作。其二，她指出 ending 是書寫的結束，也是等待閱讀回應的開始，黃春明善於處理 ending 節奏，使之充滿了動人的各種聲音，他一定是個非常敏於聽覺的人。而這部份的研究卻還沒有見到，她自己將努力挖掘。「好作品、好作家會讓我們的人變得更好，而黃春明就讓我們感到一種向上提升的無限可能。」

黃春明的「感言」指出，文學來自於經驗與生活知識，但是台灣的教育把重心放在唸書、考試、升學，犧牲小孩學習、玩耍、認識環境的空間，把學生變成生產線上的產品，「台大畢業就台大牌，中正畢業就中正牌，每一個都變成商品，這樣的規格化。」這不是文學。生活經驗與知識來自閱讀，一個作者本身就是一個讀者，他不但是是一個讀者，還要比一般的讀者更努力閱讀，閱讀可以彌補人生有限以致無法親身經歷的情況，「小說裡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時代的人的經驗、命運、遭遇、悲慘、希望，可以內化成我們的經驗。」最後他回到寫小說的理念，他自己因為看了好小說而有所改變，「閱讀時候的我是誰？我是大眾。因而，小說本來就要提高大眾的素養。」

本次研討會的相關活動，規劃完整，前後吸引了近六、七百人參與，規模宏大，誠為二〇〇八年最值得記憶的文學盛事之一。（將刊於《台灣文學館通訊》）